膚甿鼠齋通乘編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璞鼠

戴埴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川學海唐宋叢書學津討原及續知不足齋叢書皆收有此書百川宋本不分卷唐宋學津續不足皆二卷本條目與百川同故據百川排印並附學津本所載提要及張海鵬跋於後

鼠璞

宋　戴埴仲培著

媵妾

江有汜序有嫡媵之說。鄭引公羊。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及引昏禮注。古者女嫁。姪娣送之。晦翁此詩不見勞而無怨之說。以序爲疑。予固不敢妄議。然考經傳。媵特送昏之名。猶喪之賵與賻。史記載伊尹爲有莘媵臣。古史載湯婚有莘。乃以伊尹爲媵送女。春秋載公子結媵陳婦于鄄。與執虞公及井伯以媵秦穆姬。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伊尹、公子結、虞公、井伯、析歸父皆嘗爲媵。初不言某國之女爲某國之媵妾也。左氏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不過謂同姓至親。可講餽送嫁女之禮。異姓則可略也。然春秋書齊人來媵。與衛、晉無異辭。書人不書女。其事甚明。矧當時魯爲弱國。嘗爲齊、晉所凌。猶恐不屑以女爲媵。晉、齊大國。肯以女爲魯女從妾乎。古有一娶九女之事。與否。皆不可知。攷之經傳。斷不以妾訓媵。楚辭九章云。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晦庵注。媵、送也。波來迎魚來送。易咸卦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釋文云。滕、達也。鄭康成、虞翻作滕。而亦訓爲送。以此證媵爲送。益明。爾雅曰。媵、將送也。注。遠于將之。釋曰。謂從行。孫炎曰。將行之送也。卽不指爲妾。公羊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稱姜氏。貶也。譏以妾爲妻。脅于齊媵之先者。漢志謂董仲舒以聘娶於楚。而齊媵之。脅公立爲夫人。此乃漢儒之論。恐因詩序而訛。自後

記傳所載妾媵紛然矣。

去國

世之去朝廷爲去國。用孔子去父母國出處。然今與列國時不同。春秋之世。去魯之齊。去秦之晉。可言去國。既天下一家。非能北走胡。南走越。雖辭榮闕庭。退藏巖谷。何地非王土也。

呼父爲爹

梁蕭愷刺荊州還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急如水火。何時來。哺乳我。傳謂爹徒我反。荊土方言。今浙人以父爲爹。字同音異。亦隨土聲而變。廣韻爹陟邪切。注羌呼父。徒可切。注北方呼父。其說甚明。爹、正奢切。注吳人呼父爺、以遮切。注俗爲父。聲音大率相似。隋回紇傳以父爲爹。亦此類。

騶虞

以騶虞爲獸。始於相如封禪書。囿騶虞之珍羣。歐公引賈誼新書。騶、文王囿名。虞、虞人之官以關之。漢儒尙符瑞。以龍麟鳳龜爲四靈。後增騶虞以配五行。曰。龍仁獸。鳳禮獸。騶虞義獸。龜、麟知與信獸。誣罔可知。騶虞爲獸。不見他書。誼以虞爲官。得之矣。以騶爲囿。則又穿鑿。考之傳。騶虞。樂官備也。又曰。天子田獵。七騶咸駕。是虞固山澤之官。而騶亦官也。意文王田獵。雖騶從與虞人之賤。俱有仁心。詩人於是嘆美之。如宣王行狩。必言徒御。齊侯于沛。必招虞人。騶虞並稱。於經旨無礙。若不食生食。不踐生草之說。予不敢信。

海壖呼篙師爲長年。按杜詩。長年三老歌聲裏。白晝攤錢高浪中。古今詩話謂川、陝以篙手爲三長老。蓋推一船之最尊者言之。

泮宮

魯泮宮。漢儒以爲學。予觀菁菁者莪序謂樂育人才。而詩敍教養之盛。中阿中陵。孰不知爲育才之地。惟泮水序止曰。頌僖公能修泮宮。而詩言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則征伐之事。言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則克敵之功。言淮夷攸服。既克淮夷。淮夷卒獲。則頌淮夷之服。借曰受成於學。獻馘獻囚。可也。於此受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之畢集。何也。或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此在泮之士。然不言教養之功。而繼以桓桓于征。狄彼東南。不過從邁之多賢。何也。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此公之設教。然不言教化及於羣才。而先以其馬蹻蹻。其音昭昭。不過宴遊之和樂。何也。合序與詩。初無養才之說。其可疑一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書莫大於復古。僖公登臺望氣。小事也。左氏猶詳書之。學校久廢而乍復。蓋關吾道之盛衰。何經傳略不一書。其可疑二也。坰序言史克作頌。以脩伯禽之法。足用愛民。務農重穀數事。使果能興崇學校。克何不表而出之。以侈君之盛美。其可疑三也。上庠。虞制也。東序西序。夏制也。左學右學。東膠虞庠。商、周之制也。孟子言庠校序皆古之學。使諸侯之學果名泮宮。何他國略無聞焉。其可疑四也。記禮多出於漢儒。其言類宮。蓋因詩而訛。鄭氏解詩泮言半。諸侯之學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其解禮記類言班。以此班政教。使鄭氏確信爲學。何隨字致穿鑿之辭。其可疑五也。有此五疑。予意僖公不過作宮於泮地落成之際。詩人

善禱。欲我公戾止。於此永錫難老而服戎狄。於此昭假孝享而致伊祜。於此獻囚獻馘而受琛貢。此篇與宣王考室之詩相表裏。特周爲居處之室。魯爲游從之宮。祝頌有不同。予按通典言魯郡乃古魯國。郡有泗水縣。泮水出焉。然後知泮乃魯水名。僖公建宮於上。詩言翩彼飛鴞。集于泮林。林者、林木所聚。以泮水爲半水。泮林亦爲半林乎。泮爲地名。與楚之渚宮、晉虒祁之宮無以異。于是又求之莊子。言歷代樂名。黃帝、堯、舜、禹、湯、武王、周公有咸池、大章、韶、夏、濩、武。中曰文王有辟雍。是以辟雍爲天子學亦非也。詩言於論鼓鐘。於樂辟雍。又云。鎬京辟雍。無思不服。亦無養才之意。莊子去古未遠。必有傳授。漢儒因解泮水。復言辟雍。求之義不可得。故轉辟爲璧。解以員水。

正五九三長月

今俗人食三長月素。按釋氏智論。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贍部洲。唐人於此三月不行死刑。曰三長月。節鎮因戒屠宰不上官。是以天帝釋爲可欺也。妄誕可笑。然月令於春孟言無傷胎卵。毋聚大衆。不可稱兵。於仲夏言君子齋戒。必掩身。毋躁。薄滋味。節嗜欲。靜事毋刑。於季秋言命衆百官。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豈時令當然耶。

左氏筮易

易說變卦。起於左氏。如鄭伯廖論公子曼爲卿。自豐上六變爲離。晉師救鄭。自師初六變臨。子展論楚子之死。自復上六變爲頤。蔡墨論龍見于絳。自乾初九變爲姤。曰潛龍勿用。九二變爲同人。曰見龍在田。九

五變爲大有。曰飛龍在天。上九變爲夬。曰亢龍有悔。純乾變純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上九變爲剝。曰龍戰于野。其說變卦。往往不過一爻及一卦。泛立議論固可。若以筮法言。自六爻皆有變動。左氏所載占筮。悉不出一爻之變。陳敬仲之筮。觀六四變否。畢萬之筮。屯初九變比。季友之筮。大有六五變乾。晉伯姬之筮。歸妹上六變睽。卜偃勤王之筮。大有九三變睽。齊棠姜之筮。困六三變大過。魯穆子之筮。明夷初九變謙。姻始生之筮。屯初九變比。南蒯叛之筮。坤六五變比。晉救鄭之筮。泰六五變需。此十事更無重爻以上變者。惟晉伐鄭之筮。遇復以全卦言。而季武子報聘之筮。艮八之隨。以六二不變爻取義。豈一卦與一爻變與不變者。其象純一。可以立論。姑假是致附會之言。不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筮占之應。何無兩爻以上變者可書耶。左氏失之誣。予於此得之。

探花郎

撫言載唐進士賜燕曲江。置團司。年最少爲探花郎。本朝胡旦榜馮拯爲探花。太宗賜詩曰。二三千客裏成事七十四人中少年。蔡寬夫詩話亦言。期集擇少年爲探花。是杏園賞花之會。使少年者探之。本非貴重之稱。今以稱鼎魁。不知何義。東軒筆錄謂期集選年少三人爲探花使賦詩。熙寧余中爲狀元。乞罷宴席探花。以厚風俗。從之。恐因此訛爲第三人。

彭篯經

俗以素女術出於彭篯。予攷列仙傳篯云。上士別床。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臥。後人集其採納之術。

號彭祖經。是錢之採納。以存眞葆衛爲先務。與世之論大相反。所謂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特欲形容八百歲之壽且久耳。漢藝文志有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且謂聖王制外樂不禁內情。爲之節文。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陷命。卽此類也。

扶桑

離騷云。飮馬咸池。總轡扶桑。東京賦云。登天光於扶桑。謝莊月賦云。擅扶桑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張衡思玄賦。憑雲遐逝。夕宿扶桑。東坡云。一醉扶桑暾。半夜扶桑開。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拂於扶桑。注曰。東方之野。山海經曰。暘谷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烏。如此則扶桑在沆瀁之表。及觀南齊扶桑傳。沙門慧深來說云。扶桑在大漢東二萬里。土多扶桑木。葉似桐。初生如笋。國人食之。實如梨。績其皮爲布錦及紙。其地乃在中國東。或謂日出扶桑。以日自東方出耳。猶倭自謂日出處天子耳。山海經多誕。不足爲據。楊炯渾天賦謂扶桑臨於大海。李白詩謂西海栽若木。東溟植扶桑。竟以扶桑爲日。西京賦復與濛汜對說。

俗字

俗字皆有所出。釋常談載之詳矣。予復得數字。晉摯虞較古尺曰。度量之由生。皆絓閡（上胡話反。下胡愛反。）而不通。卽今之絓閡字。晉禮儀志有懊憹（上烏浩反。下奴浩反。）歌。卽今之懊憹字。衞恆說字勢曰。或黝黕（上紙。下注。）點黮。狀似連珠。卽今之黝黕字。王沉釋時論曰。鼻鼾鼾鼠（上寥。下弟。）而刺天。成公綏嘯賦曰。訇礚勞曹。卽今之鼾鼠勞曹

字古人用此等字不見爲俗何耶

虎石蛇盃

大率奇事易失實虎石蛇盃意義略同皆有二出漢書李廣出獵見虎射之沒矢視之石也射不入矣韓詩外傳熊渠子夜見虎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石復射矢摧無跡晉書樂廣賜客酒盃中有蛇既而疾廣意廳壁角影復置酒客頓愈風俗通應郴請杜宣酒盃中如蛇宣得疾後於故處設酒蛇乃弩影耳意遂解二事於人名俱不合未知孰是

次對

今人以唐百官入閣待制次對以次對呼待制然唐初京官五品以上清官每日一兩人隨仗以備顧問貞元七年於常參日引見二人次對訪以政事元和間武元衡有請合而爲一唐之待制非若本朝之有此官建隆詔每內殿起居文班朝臣及翰林學士等以次輪對淳化詔百官次對遇起居日常參官兩人次對皇祐詔兩制兩省臺諫三館帶職省府推判官次對是次對卽輪對非待制之職也本朝侍從本與百官輪對元祐以王存奏罷之復行于紹聖四年紹興中用呂祉奏始有已見請對之制是則次對輪對本無別議

琉璃

琉璃自然之物彩澤光潤踰於衆玉其色不常魏略云大秦國出綠縹青紺赤白黃黑紅紫十種琉璃西

京雜記載武帝以白光琉璃爲鞍。闇室照十餘丈如晝。是也。今用青色琉璃。皆銷冶石汁。以衆藥灌而成之。始於元魏月氏人商販到京。能鑄石爲琉璃。採礦鑄之。自此賤不復珍。非眞物也。博雅以琉璃爲珠。近之。

餛飩

續釋常談引資暇錄云。餛飩以象渾沌不正。書混沌從食。不載故事。事物紀原并無此名件。唐逸史載李宗回客知人飲饌。將同謁華陰令。客曰。與公喫五般餛飩。及見。果然。酉陽雜俎云。今衣冠家有蕭家餛飩。漉去湯肥。可以淪茗。是舊有此名。本草載艾葉療一切鬼氣。炒作餛飩。吞三五枚。以飯壓之。取混沌之義信矣。俱從食邊。何耶。

鬻爵

今之鬻爵。泛濫極矣。多咎晁錯之作俑。余謂今之弊非鬻爵也。鬻官也。鬻爵所鬻者虛。利歸于上。鬻官所鬻者實。利歸於下。鬻爵雖非正論。然晁錯令募天下入粟。得以拜爵。六百石爵上造。四千石爲五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庶長。不過予之虛爵以免罪。初非任以官事。文帝時。張釋之以貲爲郎。武帝令吏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此不徒鬻爵而鬻官。至靈帝鴻都榜賣公卿及州郡黃散。段熲、張溫、崔烈雖有功勤名譽。亦以貨賄得之。晁錯復生。必大爲所笑。

傲骨

唐人言李白不能屈身以腰間有傲骨予觀世俗如脂如韋之人亦本氣質之自然詩曰簟簜口柔也不能俯戚施面柔也不能仰夸毗體柔也卑屈以柔順人天苟賦以此質望其剛毅自立可乎

大人堂

四明大人堂在子城內府治北俗呼曰閩相公祠侍郎高閌撰記謂節度使錢億祠土人不敢稱其名尊曰大人新志疑之以其義不明也按億吳越王俶弟自漢乾祐二年判明州乾德五年終於任首尾二十三年時俶據吳越億在鎮久官府卽家也自乾德五年至開寶七年雖莫考所繼之人然億以前如鏵元、琯、瓘元珣皆錢氏子弟億死非子世襲置家廟於府治則開寶八年姪惟治爲節度使創爲祠以奉香火蓋大人之名特子弟尊稱諸父之通號家語曾子曰參得罪大人漢書高帝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疏受答叔廣曰從大人議以大人名祠錢氏子及姪惟治祀億甚明謂之堂卽祠堂也以便於往來立祠於府治內矧億浚湖築塘修池山堰等有功於民建奉國節度自億始與泛爲郡守不同億旣久任惟治在鎮又五六年繼此遂列祠於五廟若謂閩燔燔無顯功且吳越家臣無緣錢氏子弟肯奉祠於治所以大人稱之無嫌也今所謂閩相公者以燔乃錢氏臣曾守此土從祀其旁民有祈禱者不敢瀆其尊而請於閩後遂知有閩不知有億今又有閩相公五通神之號尤可笑或訛爲吳太傅閩澤澤、慈水人不曾守此土郡未移治不應先有此祠大人之名益爲無據

姓從省文

古人姓氏省文多矣。如謝射、落洛、踈束、蔓萬、姒似、莘辛、橋喬、熊能、隨隋、止十餘姓。惟去邑者多。如邾朱、郎兒、郤谷、鄫曾、邵召、鄚章、鄧背。亦有分爲二姓。徵有添減。則鬳去邑從衣。邻去邑添草。鄀去邑添水。大率古人用字。務省繁文。姓字從邑者多。或謂避地避難避仇。未必皆然。

旗纛將軍

唐百官志。節度使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立六纛。入境築節樓。迎以鼓角。本朝有六纛旌節門旗二。受賜藏之公宇私室。號節堂。朔望次日祭之。號衙日。蓋有旌節則有神祀。今節鎮重此祠。節堂衙禮廢矣。

詩書篇名

書篇名所謂分大禹、皐陶、益稷爲三。特竹簡不能多載。不得不分。以有曁益曁稷之辭名曰益稷。猶論語、孟子篇名。孔以不忘益稷之功。則求文義太過。詩篇名之例不一。關雎、葛覃之類。取其首章。權輿、騶虞之類。取其末章。召旻、韓奕之類。取一章之義。合而成文。氓與丰、蕩與綿之類。取章中一字。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則取章中一句。惟雨無正、酌、賚於詩無所取。毛氏強爲之辭曰。雨自上下。曰、賚予也。曰。酌先祖之道。中心不安。雖支辭強辯。與詩絕不類。亦有例同而名異者。綿綿瓜瓞。與綿綿葛藟。同一取綿綿之義。一以葛藟爲名。綿蠻黃鳥。與交交黃鳥。同一取綿蠻之義。一以黃鳥爲名。意編詩者謾取以爲名耳。

穆生疏廣知幾

師儒所以明道。出處尤當知幾。穆生因醴酒不設。楚將鉗我於市。遂稱疾。而申生受胥靡之罰。疏廣見元

帝不慧謂宦成名立。不去將後悔。遂移病而望之受牢獄之禍。於是知穆、申、疏、蕭優劣。

香藥卓

坡公與章質夫帖云。公會用香藥皆珍物。極爲番商坐賈之苦。蓋近造此例。若奏罷之。於陰德非小補。予考坡仙以紹聖元年抵五羊。粲爲帥。廣通舶出香藥。時好事者創此。他處未必然也。今公宴香藥別卓爲盛禮。私家亦用之。作俑不可不謹。

魏相、許伯

士大夫出處。如渾金白玉。不可玷闕。魏相賢相也。始奏封事。及白去副封。乃借逕於許伯。於是霍氏殺許后之謀乃得聞。卽詔相給事中。給事中近習之官也。漢初不加諸士大夫。相安受之。浸居相位。何始進之不正也。用平恩以護太子家。疏廣能言。相謂非臣所及。相豈念不到此。感汲引之恩。不敢諫耳。王吉言許史貴寵謝病歸。而相不能留。漢以外戚中絕。是相啓之。秉漢史直筆者。當書曰漢由外戚取相位自相始。

六曹尚書爲文昌

今以六曹尚書爲文昌。按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上將、次將、貴相、司命、司祿、司災。後漢志謂出納王命。敷奏萬幾。乃文昌天府。李固云。尚書猶天之北斗。令及左丞總領綱紀。僕射右丞分掌廩穀。是也。漢又有錄尚書事。令錄僕尅總以尚書言之。卽今尚書省。古納言職也。本朝令錄不置。有二僕二丞。自更官制。以左右僕射左右丞爲宰執。卽中興後之左右相及參政。六曹分職。既非尚書省長貳。迺稱曰文昌。

是文昌宮之將相。反爲列曹之屬矣。

麟趾

今稱宗寺曰麟寺。玉牒曰麟牒。宗英曰麟趾之秀。蓋本於詩序。言衰世公子信厚如麟趾。注謂後世雖衰宗猶振振信厚。前輩謂文王化行。雖商衰世之公子。亦信厚。與有商孫子侯于周服同。二說皆有衰世之辭。亦是語忌。王言宣布。似不可用。

星履曳履

六曹尚書用星履曳履。熟事也。二出處皆不可用。漢鄭崇爲尚書僕射。曳革履。上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乃僕射事。唐韋見素爲吏部侍郎。杜甫詩曰。持衡留藻鑑。聽履上星辰。乃吏部侍郎事。

綠野堂白蓮社

閑居用綠野。乃裴度於文宗時留守東都治堂。雖野服蕭散不問事。時尚保釐留臺。非閑居事也。宮觀用蓮社。乃白居易致仕與僧如滿在香山修淨土。號白蓮社。是致仕後事。

鴈塔題名

予得唐鴈塔題名石刻。細閱之。凡留題姓名。僧道士庶。前後不一。非止新進士也。唐進士特於曲江宴賞之暇有此會。猶今北使過錢塘。例於浙江觀潮。天竺燒香耳。若泛以鴈塔題名爲登第慶賀之辭。則觀潮燒香。亦可顓言穹廬之來使乎。

舟師始于吳越。惟曹、劉赤壁爲大戰。南北分境。仗以防江。建炎南渡。始有防海之說。沈與求言。虜造海舟。慮爲虛聲以懼我。議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聞海舟自京東入海。必由泰州港口。通州料角東則通明鎭等。次至平江而北洋。次至金山。次至向頭料角。水勢湍險。一失水道。舟必淪溺。得沙上水手方轉。料胡人捨馬不能有所爲。一舟容幾馬。可謂至當之論。紹興末年。李寶放蘇州洋。三日風怒。舟散漫不能收。酒自誓。風止。退泊明州關嶼。追集散舟。浹旬後方復故。欲乘機速發。而風作。波濤如山。經月不得進。南人諳海道者也。於舟楫非不便利。猶艱阻如此。況北人乎。膠西之戰。女眞在船匍匐而睡。略不能動。采石之勝。亦以女眞不諳江道。能施放弓箭者。每舟不過數人。盡死于中流。今人不攷本末。北風一警。卽惴惴於海道。予嘗詢之並海篙工。謂北舟皆裹諸雜木。遇鹹水多濕且重滯。登、萊一帶。惟平底可用。過料用尖底。既非一潮可到。必有棲泊之處。船少則無以取勝。多則一放大洋。豈能成蹤。錢塘同時發渡。遲速上下。猶不可必。其能併力以相援乎。使船中皆習水。尙彼此不相保。況仗篙師。欲一舉入吾腹心。以全取勝。決無此理。昔葉義問謂土豪諳練海道。憑恃海食之利。能役船戶。欲於江海要處。分寨以爲豪主。使土豪撓於舟楫之間。官兵扼於塘岸之上。則官無虛費。民無橫擾。此策甚善。鹽城、石港、料角等處。皆可舉行。近浙則各屯大軍。規摹已備。不必慮也。

麗正門名

今行在內南門名曰麗正。本取重離麗正之義。然麗正乃唐集賢院名。張說謂麗正乃禮樂之司。麗正書院開元五年建。十三年。改爲集賢院。

中書見胡旦

湘山野錄載胡旦乞入見。王沂公奏旦嬖廢。乞送中書問求見之因。至堂。沂公與諸相具諸生禮列拜。旦長揖而坐。中書堂宰相治事之地。表儀百辟者在是。外臣乞對。送中書引問。自有公禮。何暇講師生之私敬。旦於都堂巍然受諸相之拜而不辭。決無此理。

一字師

南唐野史載張迥寄遠詩。蟬鬢彫將盡。虬髭白也無。齊已改爲虬髭黑在無。迥拜爲一字師。陶岳五代史補。齊已攜詩詣鄭谷。詠早梅云。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谷曰。數枝非早也。未若一枝。齊已拜谷爲一字師。一謂張迥禮齊已。一謂齊已禮鄭谷。豈一事訛爲兩人。將齊已以其師人者還爲人師耶。然改白也爲黑在。則是兩字師也。陳輔之詩話云。蕭楚才知溧陽。乖崖作牧。有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尚書。蕭改恨作幸。一字師也。此却用前故事。

溫公申公議論

司馬溫公與呂申公友善。同召試知制誥。溫公試而申公辭。改天章閣待制。溫公以爲不及。命下力巽。謂同召而獨就。是公著廉遜而臣無恥。遂亦除此職。予意溫公借此以辭寵耳。士大夫立身行己。各有規繩。

一進一退。惟心之安。豈在苟同。范景仁與溫公爲異姓兄弟。心未嘗不合。元祐出處。各行其志。不失爲同也。人安得議其優劣。

中涓

今人通竿櫝言典籤。王府官也。記府掌記。幕府官也。已難用之。書吏中涓之稱。尤更爲僭。漢石奮爲中涓。受書謁。此豈臣下之所宜用。

桂玉

馬存字長游。謂子游京師。薪如束桂。膏肉如玉。世以桂玉之地爲京師。按戰國策。蘇秦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如鬼。王難見如天帝。乃楚國故事。

家道

聖賢言家道。如齊家、御家、閑有家。皆有肅然不犯之意。嫣汭之嬪虞。必曰刑于二女。文王之於大姒。必曰刑于寡妻。齊御閑刑。皆以嚴爲主。易家人卦。家人嗃嗃。婦子嘻嘻。終吝。治家之道。與其失於寬寧。過於嚴。嚴雖覺防範太過。無寬裕氣象。終則吉。寬則縱溢放肆。綱紀蕩然矣。故家之將興。父子夫婦。濟濟有禮。於肅正之中。自然雍穆。一失治家之節。則寬縱太過。父不父。子不子。夫婦不成夫婦。亂倫敗度。靡所不有。乖爭凌犯之風。反自此起。故曰王假有家。假亦正也。

橄欖

東坡橄欖詩云。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注引杜詩崖蜜松花落。本草。崖蜜蜂黑色。作房於巖崖高峻處。然坡詩與橄欖對說。非眞蜜也。鬼谷子曰。崖蜜、櫻桃也。他無經見。予讀南海志。崖蜜子小而黃。殼薄味甘。增城、惠陽山間有之。雖不知與櫻桃爲一物與否。要其類也。注坡詩者。引小說橄欖與棗爭棗曰。待爾回味我已甜。特坡公換崖蜜作對耳。山谷詠橄欖云。想共餘甘有瓜葛。苦中眞味晚方回。坡公取其味相反。山谷取其味相投。李義山蜂詩。紅壁寂寥崖蜜盡。此但作蜜用。非是。

寓錢

法苑珠林載紙錢起于殷長史。唐王璵傳載漢來皆有瘞錢。後里俗稍以紙寓錢。王璵乃用于祠祭。今儒家以爲釋氏法。於喪祭皆屏去。予謂不然。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謂之明器。神明之也。漢之瘞錢。近於之死而致生。以紙寓錢。亦明器也。與塗車芻靈何以異。俗謂果資於冥塗則可笑。

恩科

聞見錄載至和間。富公當國。立一舉三十年推恩法。蓋公與段希元、魏升平同場屋相善。不欲私之。故爲天下之制。世以推恩法始于富公。予謂不然。仁宗開天章閣。召范、富二公當世務。方以止僥倖澄汰不才吏爲說。無緣以私意創此科。攷本朝開寶三年。詔禮部閱進士十五年以上司馬浦等賜出身。祥符八年。詔進士六舉以上雖不合格並奏賜特奏名七十八人。天聖二年。以特奏名李道宗等爲匠簿。四年。詔進士實應三舉免取解。景祐元年。詔進士五舉年五十雖試不合格以名聞。自此率以爲常。寶元元年。被恩賜

者九百八十四人。至和中。李柬之以校年累舉不責詞藝謂之恩澤四五百人。欲革之。孫汴等條具將上。嘉祐元年。詔罷特奏名。時公正當國也。嘉祐二年。復賜特奏名及諸科二百十四人。恐一時詔罷特奏廟堂因行裁減耳。然嘉祐三年再詳定科舉條制。亦不該載一舉三十年法何也。

獬豸

吳薛綜謂孫權曰。日南男女倮體。可謂蟲豸。五代盧程罵任圜曰。爾何蟲豸。按爾雅。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豸字合丈仌反。十二獬韻豸字下亦云蟲無足。侯思止曰。獬豸但能觸邪。按說文。獬廌、獸也。古者決訟令觸不直。廌字合丈蟹反。然四紙韻廌字下亦注獬豸獸名。然則廌與豸義本玄通。若有獬字。下雖丈仌切。亦獸也。如止一字。縱丈蟹反。亦蟲也。今人見御史舊有獬豸冠。單呼爲豸。可笑。

正衙常參

唐文武職事官九品以上。望朔朝。文官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監察御史員外太常博士日朝。爲常參。武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爲九參。五品以上及折衝當番五日一朝。爲六參。三日不趁常參。卽橫行參假。時多御宣政正衙。立仗廊殘而退。開元以朔望上宗廟牙盤。避正殿。移御紫宸。卽喚仗及俟正衙者。自東上閤門入。謂之入閤。唐末亂離。既不常御外朝。入閤亦廢。常參官赴正衙對立。宰臣押班。傳不坐卽退。後唐明宗令五日一度赴內殿起居。自此宣政不御。省臺寺監應在京釐務官以妨職事求免宰臣內朝奏事。中書聚廳。無暇押班。不廢正衙。獨待次及辭謝官武班諸衞無本品。攝以使臣十員。元豐間。始罷常參。曰

參則左右史及尚書侍郎御史大夫以上。六參則三省及御史臺官寺監長貳以上。兩參則寺監丞大理評事以上。月參則寄祿官通直郎以上。除朔望參外。每以初五十一廿一廿五爲參日。渡江後。雖有日參官。正衙既不日御。又無入閤之制。內殿廢起居之禮。四參日分。或大暑祁寒。風雨沾濕。及假故向車駕詣德壽。或國卹中行宮中之儀。多免常朝。參日無幾。嘉定末年。臣僚申嚴此制。寄祿官通直郎以上。既不比承平之時。一入國門。卽破白直及馬。雖欲趁赴朔望不可得。參日多免。猶前日也。

陳東伏闕

靖康孫覿論太學生陳東誘衆伏闕爲亂。建炎黃潛善輩竄東極刑。覿、潛善不足道也。張魏公亦奏胡珵筆削東書。欲使布衣挾進退大臣之權。幾至召亂。遂以諷諭狂生規搖國是。將珵追勒編置。或謂魏公乃潛善客。珵則李綱客也。因借此去之。公爲一代人物宗主。亦復有此失。所言六賊及薦李綱去潛善輩。乃天下之公言。珵果筆削之。其心皆止於愛君。乃不論所言之是非。以草萊之士挾權爲罪。瞽誦工諫。何所逃譴。使建炎果用東言。必無渡淮航海之事。然高宗持以靖康之闕爲懼。不欲伏闕。却不以言罪人。他日贈東官。祭東墓。贍其家而官其後。以生前布衣爲身後法從。於東亦無憾。嘗曰。朕卽位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贈官推恩。未足稱朕悔過之意。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聖心惻怛如此。予深爲魏公惜之。

十五國風二雅三頌

風雅之正變。以治言。自邶至曹。治固多變。鄘、衞、鄭、秦有美有刺。太王治豳。風化所基。何皆言變風。節南山

至魚藻。治固變矣。六月、車攻、斯干諸詩。何以言變小雅。民勞至桑柔。治固變矣。崧高、韓奕、烝民、江漢諸詩。何以言變大雅。或曰衞、鄭與秦。皆國人私美其君。不合於治之正。豳以周公遭變。宣王功業不終。悉難曰正風正雅。然六月序言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宣王出而周道粲然復興。變雅不始於厲王。而始於宣王。何也。若專以治言。則溢美其君。豈得爲詩。夫子安得存之。周禮籥章歌豳詩、豳雅、豳頌。豳治未純於正。胡用之於樂章。況七月陳王業與公劉戒民事無以異。一繫正雅。一繫變風。何也。詩大小雅以治言。則受命作周。代商繼伐。爲政之大。燕羣臣嘉賓。燕兄弟朋友。爲政之小。嘉魚、山臺、菁莪、卷阿、棫樸。均爲養才用才之詩。何以分政之小大。六月、采芑、車攻、江漢、常武。均爲宣王中興之詩。何以分政之小大。周、魯、商三頌以盛德成功爲主。則周頌之薦宗廟。告神明。稱述祖宗功業。極其形容。自稱曰惟予小子。閔予小子。曾孫篤之。皆謙沖退托。而商頌言假祖之孝。曰湯孫奏假。言赫赫之功。曰於赫湯孫。言奉祀之誠。曰湯孫之將。言天命之久。曰在武丁孫子。不過頌美主祭之君。周頌簡嚴。商頌敷暢。已非一體。魯頌稱美之辭益侈。以衰微不振之魯。奔走于霸主之號令。惴惴自保不暇。乃謂其懲荊舒。服戎狄。修復伯禽之法度。與經傳大率相戾。聖人合商、周與魯。並以頌稱。又何也。謂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則豳何以有雅。謂美盛德。告成功。則豳何以有頌。予謂求詩於詩。不若求詩於樂。夫子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及言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以樂正詩。則風雅與頌。以聲而別。古者詩存于樂。延陵季子觀樂於魯。使工爲之歌。乃於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常。禮記言鄭、宋、衞、齊之音。與聲淫及商。知非武音。歌頌大小雅以爲聲歌

各有所宜。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周禮。教六詩以六律爲之音。左傳。晉得楚囚。問其族。曰。伶人也。與之琴。操南音。文子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有娀之北音。塗山之南音。夏之東音。周之西音。專以音樂爲主。聲相形。故生變。五音、樂之正也。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祉。樂之變也。後之言樂。有三宮二十一變。樂有正聲。必有變聲。夫子正詩於樂。豈獨風雅有正聲而無變聲哉。故國風十五國之土歌。土歌之正爲正風。土歌之變爲變風。採詩者以聲別之。列國非無正音。散而不傳耳。豳風國風。周之變音。周南召南。周之正音。其雅樂之正變也亦然。瞽誦工歌。既別其聲之正變。復析爲小雅大雅。亦不過雅音之大者爲大樂章。大燕享用之。雅音之小者爲小樂章。小燕享用之。春秋。穆子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歌文王。俱不拜。歌鹿鳴而後拜。韓子以捨其大拜其細爲問。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文王。兩君相見之樂。皆不敢當。鹿鳴。所以嘉寡君。敢不拜嘉。足見雅音小大。卽樂章之小大也。以言於頌。周頌雖簡。商、魯之頌雖繁。周頌雖敬懼而謙恭。商、魯之頌雖侈麗而誇大。其音苟合。何往非頌。人不以言求詩。而以樂求詩。始知風雅之正變小大。與三頌之殊塗同歸矣。孔穎達云。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言政而參以音。其論得之矣。蓋樂與政通。謂無關於政固不可。悉以政事解之。則有不可解者。今之樂章至不足道。猶有正調轉調大曲小曲之異。風雅頌既欲被之絃歌。播之金石。安得不別其聲之小大正變哉。

王儉紅蓮

庾杲之爲王儉衞將軍長史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汎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今臺

郡幕客。多用紅蓮故事。始此。按齊衞將軍實預朝政。猶漢三公開府。豈汎常僚屬可比。用之樞宰掾。則其類也。不然。則用於諸戎之幹官却無害。

廟議

本朝以太祖、太宗開基。眞宗、仁宗、神宗配古三宗。非英宗則裕陵無自而繼。高宗又有中興之功。於義皆百世不遷廟祧。未可輕議。寶慶廟議。竟無定論。予考鄭康成、王肅輩議論雖詳。朱震惟取劉歆之說。謂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者其正法可常數也。宗不在此數。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於商。太甲爲太宗。大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無逸舉商三宗。宗無數也。勸帝者之德博矣。禮、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菑則祀之。異姓有功德。猶且特祀。況先祖乎。又說。中宗、高宗。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以歆議觀之。太祖廟固在七廟之內。而三宗廟則在七廟之外。不然。則商祖契而宗湯。今太甲、大戊、武丁已爲五廟。豈有身爲天子。而祀不及曾祖者。前漢守祖有功宗有德之說。凡尊之爲宗。則萬世不毀。不待集議於遷易之時。而尊謚之始。其論已定。光武既爲中興之祖。其後宗名世爲陵寢號。廟制、不可行矣。蔡邕以和帝而下。功德無殊。不應爲宗。及餘非宗者皆奏毀。是既宗其功德。則不可祧。欲祧則當如邕議。省去其號方可。本朝聖明相繼。宗以虛名。而復毀其廟。於理未允。

鬻熊孟嘗

鬻熊年九十見周文王。曰。老矣。鬻子曰。捕虎逐麋。臣已老矣。使坐而策國事。尙少也。孟嘗謂楚邱先生春

秋高多遺忘矣。楚邱曰。使拔距投石。追車赴馬。何暇見老。深謀遠計。役精神而決嫌疑。吾始壯矣。周家尊事黃耆。不過乞言。非勞其筋力。強之以事也。大夫七十致仕。禮之常也。間有特異之賢。尊而禮之。任其德而不任其力也。使鞭鈍策朽。以盡瘁於羣有司。何補於其國哉。

姓氏改易

世之改姓氏。如莊爲嚴。殷爲戴。恆爲元。奭爲盛。以義改也。理爲李。求爲仇。舅爲咎。籍爲席。宏爲洪。朝爲晁。以音改也。棘爲棗。疎爲束。仲爲种。槩爲暨。熊爲能。鄒爲曾。愼爲眞。劉爲金。胙爲作。敬爲文。爲苟以字改也。蔓落姒莘橋邦鄔鄚鄔鄔鄔隨藤爲萬。洛似辛喬朱兒會章背成召隋滕合音與字而改也。亦有因一事爲萬世不易之姓。田千秋乘小車。改爲車。謝服出征。改射氏。儀以民無上。改爲是。劉遵考以忠諫比伍員。改爲員。猶有源流可攷。逃難山谷。強氏曰潛。遂失本姓。一姓改爲數姓者。如春橫四子。守墳墓者改爲是。居徐者爲舒。居幽者爲桂。居華陰者爲娃。此四姓同一舒也。何姓本避高宗諱。句濤則仍字更音。鉤光祖則加金。絢紡則加絲。苟諶則加草。句思則易字。句龍如淵則加龍。此六姓同一句也。後世昏姻。何自而辨。又有因二音而訛者。員音運。俞勅救反。葉音攝。今從正音。甄音堅。宣和唱名以堅呼之。不應。訛爲眞矣。繆或爲穆。遂成二姓。豈源流之固異耶。複姓多北人。而中國望族不可以義通者。乃因所居而增。諸葛則諸縣之葛。申屠則屠原之屠。胡毋則毋邱之胡。閭邱則頓邱之閭。所謂同門而異戶也。

楮券源流

券書聽稱責以償別特民間私相稱責以爲符驗公家未嘗爲之漢皮幣王侯貴人用相朝覲遇聘享載以薦璧民間未用唐憲忠時商賈至京委錢諸道輕裝趨四方合券取之裴武欲禁盧坦請於三司飛錢給據更相兌爲鈔祥符中張詠鎭蜀患鐵錢之重設質劑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界使富民十六戶主之資產寖耗不能卽償薛田請官爲置務天聖元年寇瑊守益置益州交子務紹興間錢端禮議令榷貨務給降諸軍見錢公據關子三百萬及以分數給朝士俸于市肆要鬧處置五場同見錢收換每一千別輸錢十以爲吏卒用總不過四百餘萬商賈入納外郡綱運悉同見錢無欠數帖償脚乘之費競欲得之有不止用官價者其後所造稍多價漸虧損乾道三年出內庫銀二百萬兩易楮幣焚之孝宗謂朕以會子十年睡不着淳熙間至二千四百萬令宰相葉衡用錢收換曰會子少則重多則輕可謂講究本末詳且悉也慶元後券日增開禧所出益夥第十一界三千六百三十二萬六千二百第十二界四千七百五十八萬九百第十三界五千五百四十八萬幾及一億四千萬其價浸損朝廷始詔江浙諸道必以七百七十行用終非令之所能禁嘉定初頓損其半法禁幷行令旣嚴而價未定持空楮于市無有肯售者公私大弊旱蝗求言用太學生吳幼存等封事還籍沒富室之產悉弛其禁楮價反增雖七百六百諸處不等不至十分折閱以楮稍損於開禧自然而然也後無以爲廩給忠義及慶寶之費且謂青、齊皆可通用遂廣行印造旺、楚、江、閩用兵所費日廣十四界十一千二百六十三萬十五界十一千六百九十八萬幾及二億三千萬蓋溢開禧之數鬱攸爲災土木費多所印第十六界本爲換易之用不免權宜出之至紹定

癸巳歲用過九千四百餘萬一界。計一億十三千三百五十五萬。止三千九百萬未支出。以三億二千萬之數。欲強以七百七十之價。人知其難。孟冬易相。懲創兩貫換一之非。高折金銀及以官誥度牒。與第十七界新券貼換。徒據權貨務舊數紐算。都不知十四十五兩界舊多破損。屢嘗換易。積于封樁。未及焚毀。又復移用。其數遂不可計。僞進者不與焉。雖可易舊爲新。而換兩界舊券者。止第十七界及用物貼換。不能悉償。凡州郡樁積。與七月所納之券。悉爲乾沒。設有水旱盜賊。縣官既已無備。且有兵事。悉取辦于樁。兩界之用於東南已踰二億。所造日增。常患不給。乃以州郡不能秤提爲病。予謂錢與楮猶權衡也。有輕重則有低昂。分毫之力不與焉。蓋錢與楮皆本無用。可以貿有用之物。則人用之。使如古所謂粟易械器。械器易粟。有無可以相易。則何資於錢。如古所謂治田百畝。歲用千五百之類。小大粗足於日用。何資於楮。自物貨難以阜通。於是假圜法以流轉。故言錢則曰平準。所以見有是錢。必有是物而後可準平也。錢多易得。則物價貴踊。此漢、唐以後議論也。自商賈憚於般挈。於是利交子之兌換。故言楮則曰秤提。所以見有是楮。必有是錢以秤提之也。楮多易得。則金錢貴重。此紹興以後議論也。準平秤提。皆以權衡取義。而低昂有在於重輕明矣。陸贄謂錢多則輕。必作法以斂之。趙開謂楮多則輕。必用錢以收之。今日病在楮多。不在錢少。如欲錢與楮俱多。則物益重矣。且未有楮之時。諸物皆賤。楮愈多則物愈貴。計以實錢。猶增一倍。蓋古貿通有無。止錢耳。錢難得。則以物售錢而錢重。錢易得。則以錢售物而錢輕。復添楮以佐錢。則爲貿通之用者愈多。而物愈貴。古人惟重本政。穀粟桑麻及諸用物食物。食物本也。錢末也。楮又末之

末。楮惟便於商賈。今乃強之收藏。價必用七百三十。使刑禁可行。則慶元、開禧、嘉定嘗用之既無驗而復效尤焉。且曰。姦民銷毀也。蕃商般販也。吁。此敝久矣。固所當禁。而不足以救目前之急。蓋自王安石鼓鑄禁奸民銷錢爲器。邊防海舶。不復議錢之出。非特今日今之所慮。在楮日益而不知止耳。柳宗元言平衡曰。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此秤提大術也。今日悉欲取法孝宗。獨楮幣一事與孝宗議論相反。何耶。

無恙

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歲無恙耶。王亦無恙耶。晉顧愷之與殷仲堪牋。行人安穩。布帆無恙。隋日本遣使。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風俗通云。恙、毒蟲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相勞問曰無恙。神異經云。北大荒中有獸。咋人則病。名曰獋。獋、恙也。常入人室屋。黃帝殺之。北人無憂病。謂無恙。蘇氏演義亦以無憂病爲恙。恙之字同。或以爲蟲。或以爲獸。或謂無憂病。廣千祿書兼取憂及蟲。事物紀原兼取變及獸。予看廣韻。其義極明。於恙字下云。憂也。病也。又噬蟲。善食人心也。於獋字下云。獋獸。如師子。食虎豹及人。是獋與恙爲二字。合而一之。神異經誕矣。

前席

前席事不止賈誼。誼之前。則商鞅見孝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席。誼之後。則蘇綽見周文帝。陳申、韓之道。帝不覺膝之前席。鞅、綽言雜霸。賈誼言鬼神。感動主聽則均。今獨取宣室事。何耶。

飲飛廟

四明舊圖經稱飲飛廟昔有碑。今亡。神姓氏無傳。淮南子云。荆飲飛渡江。兩蛟夾檝。拔劍斷蛟。金翅篡異記。唐開元改鄞爲明。郡名奉化。軍號飲飛。考此蓋軍將有功而人祠之。九域志引淮南子事。乃非是之非。非飛走之飛。今廟榜稱荆飲飛侯。豈好事者附會以荆字歟。新志注有蛟池鎮以廟。又云。唐末。刺史黄晟初爲飲飛都副兵馬使。保護鄉井。設而祠之。是新、舊圖志皆無定論。飲非事始見於呂春秋。按漢百官表。武帝更左弋射爲飲飛。注。周時渡江。越人在船下將覆之。飲飛入水殺之。與呂春秋、淮南子人與蛟小異。以非爲飛。則已久矣。古字初未嘗拘。隸釋載臺長蔡君頌曰。飛陶唐其孰能。非與飛其義自通。何必有是非飛走之疑。漢軍號既取荆飲飛之武勇。如宣帝發飛射士詣金城。元帝發飲飛射者擊羌。隋大業改左右衞所領軍士名飲飛。唐建飲飛軍於明。節鎮之號。乃遣衞士留屯。若今飛虎、虎翼軍耳。郡有城隍。軍有主宰。當時飲飛屯軍於明。必建本軍香火。以荆飲飛侯王爲額。如今東三班之祠關王。祕書省之祠蒼史王。及各建天王堂之類。軍廢。此祠遂存。廟碑無攷。所信者額及九域志耳。舊志指額爲附會。又以名字不同。疑九域志遂有軍將之說。新志因刺史黄晟嘗爲兵馬使。又訛爲晟。自建軍爲使。凡幾人。安知爲晟。何不言黄刺史而言荆飲飛侯王。廟額已久。既以侯王爲稱。決難遷就。又自蛟池立說。尤爲臆度。既立飲飛之廟。必鑿池以象其事。或舊有池。因廟而訛。若因池建廟。古之斬蛟。如周處、許旌陽之類甚多。何獨取於飲飛。人與軍名相合耶。

發人私柬

唐穆宗時。錢徽掌貢舉。段文昌、李紳以書屬所善士。不從。言於上曰。今歲禮部不公。皆關節得之。乃貶徽刺江州。或勸徽奏所屬書。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取而焚之。本朝皇祐元年六月。臺諫李兌等言。比歲臣僚有緻交親往還簡尺。遂成告訐之俗。自今非情涉不順。毋得繳簡尺以聞。從之。繳奏私書。非特士君子不爲。亦法令所禁。

教官稱冷官

唐元宗愛鄭虔之才。以不事事。爲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而無曹司。杜甫詩。諸公衮衮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非以學館爲冷。及以登臺省爲進用。蓋言諸公日趨局。獨廣文無職掌耳。今以教導之職爲冷官。意正相反。廣文館與四門太學、國子並列。亦郡文學之職。

巾箱本

今之刊印小册。謂巾箱本。起於南齊衡陽王鈞。手寫五經。置巾箱中。賀玠曰。家有墳素。何須蠅頭細書。答曰。檢閱既易。且手寫不忘。諸王從而效之。古未有刊本。雖親王亦手自抄錄。今巾箱刊本。無所不備。嘉定間。從學官楊璘之奏。禁毀小板。近又盛行。第挾書。非備巾箱之藏也。

抑之詩序

詩序以抑爲衞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予考史記諸侯年表。宣王十六年。衞武公共和元年。在位五十五年。平王十四年卒。衞世家。釐侯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武公立。犬戎殺幽王。武公將兵佐平戎。命

爲公五十五年卒。溫公稽古錄悉用史記紀年。劉恕通鑑外紀用汲冢紀年。以爲武公、宣王十五年立。平王十三年卒。前後止差一年。以此攷武公卽位宣王之十三年中間又有共和之十四年。是厲王之後二十七年公卽位也。國語云。武公年九十五。猶箴於國。作懿詩以自警。注曰。懿詩大雅抑篇也。武公之自警。在於耄年。去厲王之世。幾九十載。謂此詩爲刺厲王。深所未曉。

世事未嘗無對

唐宋遺史載張崇帥廬州不法。民苦之。既入覲。人謂渠伊必不來。崇計口率渠伊錢。再入覲。人不敢言。捋鬚相慶。崇率捋鬚錢。五代史補載趙在禮自宋移永興。人曰。眼中拔却釘矣。在禮乞還。每曰率拔釘錢。方鎭不法。信非一處。此二事雅可爲對。

唐進士貶官

唐以進士爲重。入仕爲輕。紺素雜記及禹錫嘉話載賈島事。一謂累舉不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一謂島爲僧居法乾寺。宣宗微行。於案上取詩卷覽之。島攘臂奪去帝慙恧。遂除島長江簿。唐宋遺史所載略同。程錡有奪卷忤宣宗之句。撫言載開成中溫庭筠以文爲貨。執政惡其攪擾場屋。黜隨州方城尉。裴坦爲責詞。有澤畔、長沙之比。北夢瑣言載制辭。孔門以德行爲先。文章爲末。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夫士子起布衣爲簿尉。今爲異恩矣。時則爲貶黜。何唐士之貴且重也。盧氏雜說云。文宗言進士之盛時宰對舉場中云。鄉貢進士。不博上州刺史。此實錄也。

雲溪友議載元和中第十人。多爲詩刺主司。獨章孝標爲歸燕詩留獻侍郎庾承宣云。舊巢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廈無棲處。更望誰家門戶飛。承宣吟諷恨遺才。及重典禮闈。孝標擢第。詩頂高義載唐傳宗時。于化成依中丞蔡授門館。一日告去。作燕離巢詩。主人復留之。與前章一同。但改落字爲墮。豈化成竊孝標之作耶。什將青瑣所傳之繆耶。

蓄米

古窖藏多粟。次以穀。未嘗蓄米。載於經史可攷。武王發巨橋之粟。廩人掌九穀之數。倉人掌粟之藏。廩人繼粟。晉饑。秦輸之粟。李斯入倉。見鼠食積粟。太倉之粟陳陳相因。敖倉藏粟甚多。趙充國日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鄭吉田渠犂積穀。魏太祖許下屯田所在積穀。以太倉穀千斛、垣下穀千斛賜袁渙。家晉天文志。胃三星。天廚主藏廩五穀也。南四星。天庾。積廚粟所也。雖穀粟言其大槩。然藏米絕少。唐太宗置常平令。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五年。米三年。吳會並海。卑濕尤甚。且蓄藏無法。不一二載。卽爲黑腐。三年之令。不復舉行。何耶。

御屏隔座

今人用御屏隔坐之事。以吳尚書令紀亮與子中書令鷟朝會。以御屏隔坐。然隔坐不始于亮。後漢鄭宏爲太尉舉無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朝見宏。曲躬自卑。上遂聽置雲母屏分隔其坐。由此爲故事。是隔

坐發端於門生座主也。

唐進士無恥

唐摭言載裴思謙從仇士良求狀頭。高鍇庭譴之。次年。鍇知舉。誡門下不得受書題。思謙懷士良一緘。易紫衣趨階下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書中與求巍峨。鍇欲略見之。思謙曰。軍吏便是。思謙入物堂堂。鍇見。改容從之。集異錄載王維文章音律爲岐王所重。時公主已薦張九皐爲解頭。王令維衣錦繡袴。挾琵琶。詣主第。諸伶旅進。維妙年都美。主顧問王。答曰。知音者也。令獨奏新曲。主詢名。維曰。鬱輪袍。大奇之。王曰。此生詞學無出其右。維獻詩卷。主驚曰。皆我所習。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爲乎。因令更衣。冠之客右。召試官至第。造宮嬪傳教維作解頭。一舉登第。此二事無廉恥甚矣。雖得一名。何足爲重。紀載以爲盛事。何耶。

左右

漢以右爲尊。謂貶秩爲左遷。仕諸侯爲左官。居高位爲右職。周昌相趙高帝曰。吾極知其左遷。陳平以右丞相逐周勃。位第一。平爲左丞相。位第二。謂左戚右賢。居客之右。朝廷無出其右。皆此意也。本朝官制。如左右僕射。左右丞相。左右丞。左右司。左右曹。左右諫議。左右司諫、正言。皆不以右爲尊。猶以右文爲祕省殿名。何耶。

程蘇爭致齋

東坡年譜載程、蘇當致齋。廚稟造食葷素。蘇令辦葷。程令辦素。蘇謂致齋在心。豈拘葷素。爲劉者左袒。時

館中附蘇者令辦葷。附程者令辦素。予謂不然。齋之禁葷。見於法令。乃禁五辛。慮耗散人之氣。閒其精誠。與禁飲酒聽樂嗜慾悲哀一同。欲其致一之妙。通于神明耳。二公未免以葷爲魚肉。徒有是非之辨。莊子載顏回不飲酒不如葷。謂祭祀之齋。是也。

桃符

風俗通曰。黃帝書稱上古之時。有兄弟二人。荼與鬱。用度朔上桃樹以制百鬼。於是縣官以臘除飾桃人垂葦索。歲時記。桃者五行之精。壓伏邪氣。制百鬼。本草經曰。桃在樹不落。殺百鬼。山海經云。東海度朔山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東北曰鬼門。萬鬼出入也。有二神。曰神荼。曰鬱壘。黃帝象之。立桃版於戶。淮南子曰。羿死于桃梧。注云。梧大杖。以擊煞羿。由是鬼畏桃。今人以桃梗作代。歲旦植門以辟鬼。後漢禮儀志曰。代有所尚。周人木德。以桃爲更。言氣相梗。梗更也。莊子曰。插桃杖于戶。童子不畏而鬼畏之。桃之制鬼。見于傳記者不一。而六經亦自可考。檀弓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傳曰。楚人使公視饋。公便巫以桃茢先祓殯。周禮。戎右贊牛弭。桃茢。鄭司農於喪祝云。喪祝與巫以桃厲執戈在王前。以桃茢除。雖聖人不廢。例以巫家之說而鄙之。可乎。

艾子

世傳艾子爲坡仙所作。皆一時戲語。亦有所本。其說一蟹不如一蟹。出聖宋掇遺。陶穀奉使吳越。因食蝤蛑。詢其族類。忠懿命自蝤蛑至蟹凡十餘種以進。穀曰。眞所謂一代不如一代也。

令甲

漢令甲、令乙、令丙。乃篇次也。宣帝詔。令甲死者不可生。江充傳注。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章帝詔曰。令丙。篇長有數。當時各分篇次。在甲言甲。在乙言乙。在丙言丙。今例以法律爲令甲。非也。此與言乙夜之覽不同。古人雖以更數爲甲乙丙丁之分。却有唐太宗甲夜觀事乙夜觀書出處可用。

東閣

今人以宰相子爲東閣。按公孫宏爲丞相。開東閣。不過招延賓客之地。於子弟初無預。今之引用。乃李商隱九日詩。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由再得窺。上言郎君。乃令狐綯。下言東閣。猶是令狐楚之舊館。東坡九日詩因引此事合而言之。聞道郎君閉東閣。且容老子上南樓。此雖使令狐綯絕義山故事。然東閣之開閉。於郎君何預。又云。南屏老宿開相過。東閣郎君懶重尋。以郎君加于東閣下。猶言宰相子也。與汪龍溪云。東閣郎君之未有用之皆無病。今竟以東閣呼郎君。豈爲父者不能顯招賢之責。子得以盜其權耶。

嚴更

西都賦。衛以嚴更之署。注。嚴更、督夜行鼓也。此鹵部中所謂嚴更警長也。嚴與發嚴及中嚴外辦同。唐制。日未明七刻槌一鼓爲一嚴。侍中奏開宮門城門。五刻槌二鼓爲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宰臣五品以上俱集朝堂。未明一刻槌三鼓爲三嚴。侍中中書令以下俱詣西閤奉迎。嚴卽嚴肅之義。今以辦嚴爲辦裝。因譌而改。恐難例論。

鼫鼠五技

本草謂螻蛄爲鼫鼠。卽荀子鼫鼠五技而窮者。謂之鼫鼠。而引鼫鼠事。全不可曉。荀子注稱鼫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及人。能穴不能覆身。許氏說文言。今河東有碩鼠。大能人立。前兩脚於頭上跳舞。善鳴。食人禾黍。逐則走入空樹中。有五技。本草之論。其果然耶。爾雅於螢曰天螻也。不聞有鼫鼠之說。疏曰。一名碩鼠。疏作於本朝諸公。非正文也。於鼫鼠注雖引蔡邕螻蛄之說。郭璞以爲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中呼爲鮑鼠。則與蔡說不同。於鼫鼠夷岫注云。似蝙蝠。肉翅飛且乳。亦名飛生。音如人。食火煙。又與螢不類。郭璞鼫鼠贊曰。鼫之爲鼠。食烟栖林。載飛載乳。乍獸乍禽。反藉孕婦。人爲大任。鼫鼠贊曰。五能之鼠。伎無能執。應氣而化。翻飛鴛集。詩人歌之。無食我粒。是鼫鼠判然二物。非螢明矣。前輩詩用鼫處極多。韓愈詩。猿呼鼫嘯鷓鴣啼。蛟龍出沒猩鼫號。李白詩。鼫啼桂方秋。饑鼫嘶呻吟。杜甫詩。抨弓落飽鼫。饑鼫訴落藤。蘇詩。饕鼫號古戍。饑鼫嗅空案。俱不及於五技。黃詩雖云五技鼫鼠笑鳩拙。亦不以爲螢。前輩嘗以蔡說爲非。本草必因邕而附益之。不然則螻蛄之五技。偶與鼫鼠同。因以名之。若鼠頭兔尾。人立跳舞。與飛乳人音。決非螻蛄明矣。

樊遲學稼

樊遲學稼學圃。子曰。不如老農老圃。且謂小人哉樊須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夫子固以須無志於大而鄙之。然夫子所謂不如農圃。則是眞實之辭。古者人各有業。一事一物。皆有傳授。問樂必須夔。問刑

必須皐農事非后稷不可禾麻菽麥秬秠糜芑各有七地之宜方苞種褎發秀穎粟各有前後之序本末源流特槩見于生民七月周禮放職事曰稼穡樹藝及任農以耕事任圃以樹事是各有職老農老圃蓋習聞其故家遺俗窮耕植之理者也此許行所以學農家今以所傳齊民要術亦可想農圃之梗槩管子地員一篇載土地所宜比禹貢尤詳悉亢倉子說農道大有意義稼容足耨容耰耘容手謂之耕道人耨以旱使地肥而土緩稼欲產於塵而殖於堅其種勿使數亦無使踈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畎欲深而端畝欲沃以平下得陰上得陽然後盛生吾苗有行故速長強弱不相害故速大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扶踈樹墝不欲專生而獨居肥而扶踈則多粃墝而專居則多死其說禾黍稻麻菽麥得時失時尤詳且悉與呂氏春秋大槩略同昔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藝文志神農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國十六篇尹都尉十四篇趙氏五篇氾勝之十八篇王氏六篇蔡葵一篇九家百十四篇要之各有傳授不可例以夫子鄙須遂謂無此學也

倚門

俗說母之望子曰倚門按戰國策王孫賈事閔王王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晚而來則吾倚門望女女暮出而不還吾倚閭望女朝暮之出入固可言倚門若出稍久當言倚閭蓋門不可久倚故也今人但用倚門事豈以暮出不還爲俗忌耶

張范議論仁恕

唐裴佃先得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於君故士可殺不可辱嘉貞不說說曰若國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輩慶歷中晁仲約得罪富公議欲誅之范公曰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富公愠范曰輕導人主以誅戮他日手滑雖吾輩未敢保張范二公可謂仁人君子之言然謂恐及吾輩與吾輩未敢保意借以開釋同列耳若預爲己計而故縱則不可昔豫遜報國士之知曰將以愧後世爲臣懷二心者高允不欺于君曰恐負翟黑子事上以忠臣之節也由己由人乎哉如唐武宗欲誅楊嗣復李珏杜悰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不宜手滑此語却無病

臨安金魚

坡公百斛明珠載舊讀蘇子美六和塔寺詩沿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初不諭此語及倅錢塘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色投餅餌久之略出不食復入自子美至今四十年已有遲留之語苟非難進易退不妄食安得如此壽觀此則金鯽始于錢塘惟六和寺有之未若今之盛南渡駐蹕王公貴人園池競建豢養之法出焉有金銀兩種鯽魚金鰍時有之金餐爲難得魚子多自吐吞往往以萍草置池上待其放子撈起曝乾復換水復生魚黑而白始能成紅或謂因所食紅蟲而變然投之餅餌無有不出能不食復入者蓋寡豈習俗移人雖潛鱗猶不能免耶

鷺馬同本

唐乘異集載蜀中寺觀多塑女人披馬皮。謂馬頭娘。以祈蠶。搜神記載女思父。語所養馬。若得父歸。吾將嫁汝。馬迎得父。見女輒怒。父殺馬曝皮於苞中。皮忽卷女飛去桑間。俱爲蠶。俗謂蠶神爲馬明菩薩以此。然周禮馬質禁原蠶。注。天文。辰爲馬。蠶爲龍。精月直大火。蠶馬同氣。物不能兩大。禁再蠶者爲傷馬。舊祀先蠶與馬同祖。亦未可知。

盬鹽

西漢中食貨志。猗頓用盬鹽。注。盬、鹽池也。於盬造鹽。故盬音古。予觀采薇注。王事靡盬。盬不堅固也。頍弁注。盬不攻緻。周禮鹽人共其苦鹽。杜子春讀爲盬。謂鹽盬直用不練治。以詩、禮註觀之。則盬爲不攻緻及不練治。以食貨志注觀之。則盬乃鹽池。二說似異。然海鹽練治後成。其爲鹽也難壞。池鹽出水即成。其爲鹽也易壞。其理一也。

傳註

藝文志。易經二十九篇。傳四十一篇。毛詩三十九篇。毛詩故訓傳三十卷。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春秋經十一卷。左氏傳三十卷。公羊傳十一卷。穀梁傳十一卷。先漢經自爲經。傳自爲傳。自馬融注周禮。省學士之兩讀。以傳連經。杜預爲經傳集解。亦合爲一。然於一年之首。必以一字別之。讀者固之其彼爲經而此爲傳也。易有文王、周公、孔子之辭。初未嘗亂。乾之卦。首篇繫辭次以爻與彖象。他卦以彖係於繫辭下。以象係於逐爻之下。均爲聖人之言。一之猶可。歐陽公以十翼非夫子所作。及言有何謂也與子曰。乃講

師對答之辭。所謂元亨利貞四句。魯穆姜之言。必講師引以伸其說。詩序舊以爲夫子、子夏所作。然鄭康成解詩。於經謂箋、箋、重也。以經文既有毛注。鄭則重爲發明。於序則直注之。使序非毛公之言。則毛公豈得無注。毛苟有注。則鄭亦必言箋。絲衣序云。高子曰。靈星之尸也。與定之方中注云。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閟宮注云。孟仲子曰。媒宮也。無以異。一繫之序。一見之注。講師附益可見。十月之交、雨無正、小宛、小旻四詩序。謂刺幽王。鄭謂刺厲王之詩序。謂衞莊姜送歸妾。鄭於禮之坊記爲定姜之詩。使出序於夫子、子夏。康成其敢爲異同之論乎。經傳既混而爲一。其間或有夫子及子夏之辭。亦不可辨。晦菴解詩純用正經。蓋有見於此。

温公蜀公議樂律

予觀范蜀公與司馬温公議樂律書。蜀公謂房庶赤法。古本漢書。度起于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累黍爲赤。縱置太長。橫置太短。新赤橫置之不能容一千二百黍。則大其容。徑四釐六毫。是以樂聲太高。皆由談以一黍一分。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長短。斷之爲黃鍾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徑。數合則律正。是度由量起。温公據漢書正本。謂律法以一黍之廣。定爲度之九十分。得黃鍾之長。是度由律起。予謂先王吹嶰竹以聽鳳鳴。六律六呂生焉。天地未嘗無自然之中聲。復懼其中聲之不傳。於是因十二筒以制律。而驗之於氣。氣之應有淺深。管之入地有長短。驗子於黃鍾。驗未於林鍾。驗寅

於大簇。氣至則灰飛。管差則不驗。律建而天地之中聲有所攷。復起於黃鍾之長。取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凡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寸尺丈引定而度生焉。度立而黍之長短有所攷。復起於黃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升斗斛定而量生焉。量立而黍之小大有所攷。復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斤鈞石定而衡生焉。衡立而黍之輕重有所攷。四者具存。或自源而徂流。如先王以律起度量衡可也。或自流尋源。因度量衡以起律亦可也。四者既亡。周、漢之議已爲不同。司馬遷、劉歆、班固以爲一上一下。劉安、京房、鄭康成以蕤賓爲重上生。呂不韋以大呂爲重下生。或代律以準。或代律以鍾。或代律以笛。卒無一定之論。況二公當漢、唐、五代之後。欲爭律歷志之全脫。以定一代之制。人固知其爲難。然主蜀公之說者。但當辨子穀秬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之。有合於度與否。不必曰度之起律非也。主溫公之說者。但當辨一千二百黍積實管中爲九寸。取其三分以爲空徑。果有合於量與否。不必曰量之起度非也。天文局觀天而驗歷。太史局算歷以測天。所得苟精。未嘗不合。倘溫公因律歷志之元本。取爲度以作律。驗之於氣。灰飛苟應。則度可爲律。蜀公因律歷志之古本。取爲量以作律。驗之於氣。灰飛苟應。則量可爲度。蓋有天地之中土。則有天地之中氣。而中聲應焉。律度量衡者。起于黃鍾。月令於中央土有律中黃鍾宮之說。是律呂之出於自然。豈有古今之殊。不能求律於人。而求律於天。氣驗則律驗。度量衡亦於是而論定矣。正不待較古本今本之異同也。

義役

今之義役。朝臣以爲便。奏欲通行之。予謂此法在民則爲義。在官則大不義。義役莫如周。比長察奇衺。閭師縣師征賦貢。皆以上中下士爲之。不以役名也。秦、漢三老掌教化。有秩。嗇夫收稅賦。游徼巡盜賊。無秩。則以非義徒役之矣。元魏取鄉之強謹爲三長。皆有復。漢、唐胥吏有公廨錢。加役者免租調。民猶樂於趨義。本朝以鄉戶爲胥役。不堪衙前之破蕩。熙寧令出錢助役。顧吏正長復除。然當時計物力差耆長曰役法。以收稅賦。計戶籍差正長曰保甲法。以巡盜賊。後廢縣之五等。而都爲之等。以正長收稅。而兩法俱弊。紹興取顧役錢封樁之。隸經總司。胥吏多無緣。始虐正長代輸追捕。與官吏往來科配供給之費。皆取辦焉。正長有破蕩之患。於是衆鳩金買田以供役。蓋出於大不得已。不咎官吏以非義虐正長。乃謂率錢以飽溪壑之欲者。可通行於天下。可乎。夫力役之出庸。倂於兩稅。繼有徭役之顧錢。以隸經總司。復役率錢爲義役。是三出錢而不免役。以爲義。未見其爲義也。

性善惡

世之論性者二。善惡而已。人往往取孟而闢荀。予合二書觀之。孟子自天性見所謂善。必指其正大者。欲加特養之功。大學誠其意之謂也。荀卿自氣性見所謂惡。必指其繆戾者。欲加修治之功。中庸強哉矯之謂也。氣性與天性不同。苟非上聖。得無過與不及之病。荀卿於是名之爲惡。曰柔膽猛戾也。曰齊給便利也。曰庸衆駑散也。或柔之以調和。或一之以易良。或輔或節。或抗或刦。力指其用力之要。然則孟子之學。

澄其清而滓自去。荀子之學。去其滓而水自清。有補於後覺則一。

瓜戍

今人到官賀謝語。必言瓜戍。按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邱。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斯戍。公曰不至。請代。弗許。遂作亂。弑齊侯。此豈好出處。矧戍役比之官則爲猥賤。尤難用之於慶賀。

太公六韜

武王問周公曰。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公曰。攻禮爲賊。攻義爲殘。失民爲匹夫。王政失民者也。何天子乎。此卽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之說。雖出傳記。於理無害。孟子說至仁伐不仁何至血流漂杵。於武成取二三策。蓋恐失武王征伐之初意。六韜之書。凡文、武反覆問難。無非由姦詐以傾覆人國。如言養其亂臣以迷之。近美女淫聲以惑之。親其所愛。以分其威。賂其左右。以得其性。八符陰祕。三部分書。詭伏設奇。遠張誑誘。少知道者不爲。文、武、太公其爲之乎。果爾。則文、武豈爲百世之師。太公豈爲王者之佐。劉恕作通鑑外紀亦惑之。至謂文王與太公陰謀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奇計。然漢書藝文志注謂呂望爲周尙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以太公術者所增加。漢時已嘗疑之。今反使右科習爲正經。可耶。

麥秀黍離之歌

箕子過故殷墟。感宮室生禾黍。作麥秀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周大夫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其顚覆。作黍離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所以咎亡國之君。

與言狡僮無以異。第箕子之歌簡而直。周人之詩微而婉。體有不同耳。舊傳靖康淵聖狩虜營。有人作憶君王辭云。依依宮柳拂宮牆。宮殿無人春晝長。燕子歸來依舊忙。憶君王。獨立黃昏人斷腸。語意悲愴。讀之令人淚墮。眞愛君憂國之語也。

高帝封雍齒

高帝未封諸將。往往坐沙中語。留侯欲帝封平生所憎以安之。遂封雍齒爲什方侯。羣臣喜曰。雍齒尙侯。我屬無患矣。留侯此策。亦有所本。古史載晉文公過曹。里鳧須盜其資而亡。公餒。介之推割股以食之。至是里鳧須請見曰。君去國久。民臣多過自危。鳧須爲賊大矣。君誠使驂乘游於國中。百姓見之自安。文公說而從之。民臣皆曰。里鳧須不誅。吾何懼也。豈留侯之策與此暗合耶。

鹽法

前輩謂歐陽公作罷茶鹽法詔。言私鹺盜販。實繁有徒。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外數千里設陷阱而陷吾民也。每嘆息以爲宣王言。是時雖未至設陷阱以陷民。其弊必至於此。自崇寧初。蔡京作茶鹽鈔。初俾商人先輸錢請鈔。赴產鹽郡授鹽。已而變易對數。買新鈔帶給舊鈔之半。季年又變爲循環法。未幾復令貼鈔給鹽。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民無貲更鈔。已納錢悉乾沒。商賈破蕩。盜販者多。追捕日繁。而盜賊熾矣。皆老姦之誤國也。後之議臣乃祖述其說。對折帶發。更易不常。近因易楮。令貼納錢。越次打發。非惟商賈無可貼納者。多鈔鹽貴。則私販行。不免嚴追捕之令。利之所趨。何所顧藉。數十爲羣。易至生變。

予嘗詢之亭丁。謂倉臺給降本錢。以一萬緡計之。使司退三千緡爲敖底鹽錢。二千緡爲官吏費。止有五千緡到場。移借倭用之餘。散及亭戶者無幾。每觔必雙秤。所請本錢。莫償澄滷買薪之費。非藉私鬻破家蕩產。豈足供官。惟有逃竄而已。鹽賈鹽丁窘困如此。不思救其本而欲禁私販。徒生事以激變耳。紹興用何溥請禁科賣倉鹽。高宗曰。鹽雖居民間常用之物。科賣則爲大害。朕在京東目擊之。其後盜繇此起。今當嚴禁之。大哉王言也。

封章

俗謂章奏爲囊封。本於漢。凡章奏皆封。至言密事不敢宣泄。則用皂囊重封以進。若州縣之紫袋。朝廷、權悉、顯之傾危上。乃上封章。不諫。其末云。臣謹重封昧死上。漢漏泄之法極重。師丹使吏書奏。丁寬得其章。以告廷尉。劾治策免。本朝於章奏。凡論治大體。及有關於聖躬者。往往留中不出。太宗得田錫疏。悉類聚於禁中是也。今例從內降付中書。雖泛言敬天修德之類。往往批依以入報。非故事也。

東宮東朝

今以太后爲東朝。蓋用叔孫通傳惠帝東朝長樂事。然顏延年詩曰。君彼東朝。金昭玉粹。東朝則太子朝也。今以太子爲東宮。蓋用班彪傳東宮初建事。然成帝報許后曰。皇后其孝東宮。毋闕朔望。東宮則太后宮也。此皆隨地以言。初無定論。後世以東朝爲太后。以東宮爲太子。可謂拘泥。

俗謂母爲萱堂。考之詩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注云。背、北堂也。箋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是詩既以君子行役爲王前驅而作。以忘憂解之。極通。於母有何干預。坡詩。我非兒女輩。却是鄙之之辭。或引用樹萱事。則不可用詩注之北堂。

柳子厚文

柳子厚文墟之雄師。世謂以作河間傳不入館閣。然亦有所本。漢書原涉傳。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耶。始自約敕之時。意迺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一爲盜賊所汙。遂行淫行。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其意正相類。

月令

月令。陸德明以爲呂氏春秋。後人剿爲此記。蔡邕、王肅以爲周公所作。先儒以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非太尉之職。太尉秦官。決非周公之書。予謂不然。月令之書。自大撓作甲子。占斗所建。伶倫制十二律。以節四時之度。堯命羲、和。敬授人時。分四仲以定中星。析因克隩。驗之於人。孳尾希革。毛毨氄毛。占之於鳥獸。柬作南訛西成朔易。應之於事。終之以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此夏時之所由起。夏小正之書。辭簡理明。固已備月令之體。周以農開國。尤以時令爲先務。大槩具見七月。周公制禮作樂。得無一代之成書。使此書盡出不韋之手。不應以十二令爲紀。各以數篇解釋於後。合爲六十一篇。太尉固秦官。所命冢宰、司徒、司空、司徒與太史、樂正、樂師、澤人、虞人、四監之類。皆周官也。予意不韋不過改司馬爲太尉耳。蓋

贊桀俊。遂賢良。與行辭出祿。雖非太尉之職。而設儀辨位。進賢興功。制畿內封。則大司馬之任也。大率周公增益夏小正。不革增益周公之書。其間豈得無改竄。淮南時則訓比呂氏十二紀又有異同。此可爲證。

椒房

應劭漢官儀曰。皇后稱椒房。取其實蔓盈升。予攷之江充傳。先治甘泉宮。轉至未央椒房。上官桀傳。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劉輔傳。於是減省椒房掖廷用度。及馬援以椒房不預雲臺之次。椒房殿爲后所居固分明。師古注。椒房謂以椒和泥塗。取其溫而芳。却有此理。詩曰。貽我握椒。注。椒、芬香也。男女相說交情好也。其義恐出此。離騷經云。播椒房兮成堂。與石崇塗屋以椒。不過取其芬香。於蔓行盈升。初無關涉。成帝寵趙昭儀。復建椒風殿以居之。今例以椒房爲皇后事。非是。

宣帝憲宗厲精

宣帝厲精而漢中興。卒任許、史、恭、顯輩。以基譏佞用權之禍。憲宗厲精而唐中興。卒任梁守謙、王守澄、陳志元輩。肇太和甘露之變。自昔英主。政自己出。雖不任羣臣。耳目必有所寄。宮闈之內。非在外戚。則在宦寺。勢所必至。嬰之人主之職。在論一相。如挈裘振領。但當選擇賢德以任之。本朝托股肱於宰執。付耳目於臺諫。寄心膂喉舌於侍從百執事。所以通下情。絕壅蔽。其紀綱極正。委任一偏。猶有弄權于廊廟之上者。況宦寺外戚乎。

士氣

本朝南渡後。宰相得政最久且專者二。一以威權劫制天下士。誅竄愈多而士氣愈振。無異東漢之季。一以爵祿豢養天下士。容受愈廣而士氣愈衰。無異西漢之季。紹興易相之後。一時人材。彬彬輩出。天下猶可爲。不至舉一世之人。團揉如綿。悉入籠絡駕馭之中。委靡成風。如燈消膏浸微浸滅。精神氣焰。索然無餘也。於此時欲振起之以致精厲之治。可乎。

袁張相術

唐定命錄。李皦昆弟皆年三十卒。母愛之。問天綱。答曰。神氣清秀。壽者不永。又壽連榻而寢。視嶠睡無喘息候其出入在耳中。遂賀曰。必大貴壽。是龜息也。廣異記云。魏元忠謁張問藏。待之甚薄。質通塞不答。公怒。拂衣去。問藏遽曰。君相在怒中。當位極人臣。袁、張天下奇術也。袁非得之睡。將以壽爲天。張非得之怒。將以貴爲賤。見人於目捷間。欲斷平生禍福。誠難。又有因人事而變者。如芝田錄載葫蘆生始不許白中令人貴。後因還俗人所遺寶帶。謂近種陰德。位極人臣。遯齋閒覽載胡僧始言大宋不得甲科。後因渡蟻。謂丰神頓異。如活數百萬命。小宋今歲首捷。公不出其下。今人盡以禍福委之定命。可乎。

金縢

觀書不可先立議論。只當平平看去。金縢。孔謂請命之書。藏于匱。緘以金石。不欲人開。二公倡王啓之。故見此書。伊川亦謂二公導之如此。欲成王悟周公也。予反覆讀之。二公有代武王之說。只得自以爲功。史乃册祝以命于元龜。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入并是告。啓籥卽啓金縢之籥也。太史占筮之書。藏于

金匱。既取此書以觀筮文而未緘。迨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以公歸二字細味之。則諸史自將所祀册與所占書並藏于匱。公亦未知其併藏此册也。既云自以爲功。二公安得而知。至羣叔流言。周公但告二公以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亦不言此舉以明其心。至天大雷電以風。王與大夫盡弁。命史開籥取占書以觀災祥。忽見周公所自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始問諸史與執事。對曰。信有此册。公命我勿敢言。古人質直。無緣二公知之。詐以問諸史。諸史嘗以告二公。詐言我勿敢言也。王執書以泣曰。始欲卜天變之災祥。今不必穆卜。周公勤勞如此。而我不及知。此固天大動威以彰公之德。於是翻然悔悟。天應昭格。大抵君臣不交則爲否。君臣交則爲泰。精禋既孚。呼召和氣。在一念之間。使成王非自然而感悟。豈能致天應如此其速。前後本末。分明如此。首尾以二公爲辭。蓋言周公不令二公知我之心。二公亦不知周公有此舉也。成王之知公。天實啓之。使二公果知周公有此事。何必遲遲二年之後。待至天災。巧爲設計。啓王開之。雖先儒有此說。予不敢信。

東坡非武王

坡公志林以武王非聖人。且謂孔子曰。大哉堯、舜。禹無間然。蓋不足於湯、武。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以服事殷。可謂至德。夷、齊謂武王爲弑君。夫子予之。其罪武王甚矣。周公作無逸。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有以哉。坡公藉是立萬世訓則可。所取證據則非也。子曰。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使夫子以放桀罪湯。則伊尹不仁之尤者。何以取之。堯曰。載二帝三王之道。皆孔子所常言。自三聖

及湯、武。歷述昭告之辭。有湯誓所不載者。復撫泰誓、武成訓以頌美之。可見堯、舜咨命。湯、武誓師。同歸一道。夫子得邦家猶是也。衞公孫朝問仲尼學於賜。賜以文、武之道爲答。蓋夫子平日以此自任。門弟子之所熟聞。未始有文、武之別。其言三分事殷。蓋明周家之應天順人。出于不得已耳。其說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則傳注之訛。樂記載孔子與賓牟賈言武之聲淫及商。對曰。非武音。有司失其傳也。若非失傳。武王之志荒矣。夫子謂萇宏亦有是言。賓牟賈却問武遲之又久。子曰。樂象成者也。總干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公之治也。以及周道四達。禮樂交通。無非稱美武王之德業。夫子特謂韶樂美矣。而音聲不失。又爲盡善。武樂固美。而音聲失傳。未爲盡善。使有慚德而象之。武豈得爲盡美耶。夫子稱夷、齊。蓋以二子棄其國封。與不食周粟而死。視景公有馬千駟。貧富不同。而民之所稱。則在此不在彼。他日言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必終之以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因夫子與夷、齊。便謂加罪於武王。可乎。周公之作無逸。大抵以享國之久長爲言。中宗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文王五十年。皆享國之久者。成湯卽天子位止十三年。武王在位止十一年。所以終篇不及湯、武。公之告君奭。以成湯受命。則伊尹格于皇天。武王誕將天威。惟四人昭武王冒丕單稱德。言伊尹、四人之功。則湯、武可知。立政之告嗣王及成湯丕釐。帝命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且欲揚武王之大烈。周公之告成王。果不及湯、武乎。興滅國。繼絕世。此天下所以歸心。坡公乃以立武庚非武王本意。謂武庚之必叛。不待知者而後知。復引棄父事讐爲證。如此則舜之殛鯀用禹。亦有可議者矣。

權行守試

本朝職事官。並以寄祿官品高下爲權行守試。侍郎尚書。始必除權。卽眞後始除試守行。予考之漢。試守卽權也。年紀令吏二百石以上滿秩如眞。如淳曰。諸官吏初除。皆試守。一歲爲眞。食全俸。趙廣漢守京兆。韓延壽守馮翊。尹翁歸守扶風。皆滿歲爲眞。是守試卽權。未得爲眞也。權字唐始用之。韓愈權知國子博士。三歲爲眞。今以權與守試分眞假。全無意義。

四庫全書提要

鼠璞一卷。宋戴埴撰。埴字仲培。桃源人。仕履無考。書中褚斧源流一條。歷陳慶元、開禧、嘉定之弊。知爲南宋末人。故書錄解題著錄而讀書志不著錄也是書皆考證經史疑義及名物典故之異同。持論多爲精審。其論麟趾爲衰世之語。過泥序文。論性惡曲解荀子。以爲與孟子同功。論崖蜜字承惠洪之誤。不知鬼谷子實無此文。雖不免小疵。然如論彭祖房中。太公陰謀。蘇軾非武王。立說皆正大。其他辨正。如謂詩序絲衣錯引高子靈星之言。知有講師附益之類。率皆確實有據。足裨後學。其曰鼠璞者蓋取周人、宋人同名異物之義。文獻通考列之小說家。失其倫矣。

宋戴仲培鼠璞二卷。凡九十八條。其論性惡一條。以荀子之學去其滓而水自清。有裨於後覺。立說不免有弊。其他考證經史疑義。及正前人議論之失。一名一物。辨之必精。楮券鹽茶義役之弊。言之亦甚晰。不得以一疵而廢也。百川學海并作一卷。胡氏格致叢書分上下二卷。其條目無異。今所刻仍分二卷云。乙丑五月。張海鵬識。

坦齋通編

邢凱撰

本館據守山閣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坦齋通編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說郛題曰宋邢凱撰亦不詳其爵里時代所紀有淳熙中見冷世光論姓氏事在孝宗時又有慶元間高秉文命題京鏜攻中官王德謙二事及近見楊誠齋易傳語則是書成於寧宗以後又紀乾道辛卯王寧爲武寧宰其家充里正則武寧人也其書多考證經史略如程大昌演繁露洪邁容齋隨筆之體如引思齊之詩辨文母太任非太姒引說苑證春秋矢魚引世說辨元龍百尺樓引漢書證伏波之號不可單稱引國語證列子西方聖人不指佛引明堂位鄭注證漢書禿翁字引朱買臣張湯傳謂漢書自相矛盾引李吉甫傳謂唐書前後舛異引前漢書證豺狼當道二語不始張綱埋輪引鄒陽書證鷙鳥累百二語不始孔融薦禰衡考訂皆爲精核他如論術家擇日及五音配姓之非論姚察置人事而委天數論救荒當知戢姦論羅浮山飛來峯之妄論漢高祖同罪異罰論求長生論毀淫祠論公儀休怒織帛不可訓持論皆爲正大至所論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不應坐顏回曾參於殿上而列其父於廡下宜別立一堂之說後世建啓聖祠竟從其議尤可謂知禮意矣是書宋志及諸家書目皆不著錄其原本卷帙不可考今據散見永樂大典者逐韻掇拾編爲一卷雖所存僅數十條而可取者特多焉

坦齋通編

四庫全書原本

宋邢凱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損之六五。益之六二。皆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曰王輔嗣有朋龜獻策之說。學者類以十朋之龜爲絕句。聞明易者以或益之爲一句。十朋之爲一句。龜弗克違爲一句。蓋十人朋而益之。雖龜亦不能違。如詢謀僉同。則鬼神其依。而龜筮亦協從矣。（原注。近見楊誠齋易解。與此說同。）

左傳。執冰而嬉。杜預以冰爲箭笴。初疑其不然。及觀詩大叔于田。抑釋掤忌。註。掤冰所以覆矢壺口。師古釋文。掤音冰。所以覆矢也。馬氏曰。櫝圓蓋也。今韻略註云。箭房之蓋。掤通作冰。乃知預之說爲有據也。

詩稱文母。卽文王之母。亦猶啓母則啓之母也。毛詩於雝詩乃以文母爲太姒。誤矣。論語。亂臣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馬氏云。一人謂文母。幸而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理。婦人謂邑姜。是矣。但文母者。實武王之祖母。亦非太姒也。思齊太任。文王之母。當以是爲證。予既辯文母爲太任於前矣。載考杜鄴方正策云。禮有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顏師古註文母。文王之妃太姒也。劉仲馮駁之曰。文母。文王之母也。所謂繫於子也。何預太姒。乃知先儒已有此論。予之說偶與之合爾。

月令。雉入大水爲蜃。解者皆曰。入淮爲蜃。（原注。從辰從虫。係蛤之大者。）夫蜃吐氣如樓。燕雀來巢。乃吸而食之。此豈蚌蛤之所能爲。蓋雉與蛇交。生卵於深谷。歲久產蛟。所謂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蓋是物也。其發洪而出。山

摧石裂。漂蕩人家。吾鄉屢遭此患。若龍而無角。俗呼爲蛟蜃。廣韻蜃字在上聲者。註云大蛤。在去聲者。註云蛟蜃。坡詩。願隨壯士斬蛟蜃。不願腰間纏錦絛。亦合蛟蜃而言。

說苑。伍子胥曰。白龍下清泠之淵。化而爲魚。豫且射中其目。訴於天帝。帝曰。魚固人之所射。豫且何罪。可證春秋矢魚之說。又說苑尊賢篇有曰。非其人而欲有功。譬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益知射魚古人常事。而儒者常談耳。

莊公二十四年。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字無音。十一年。齊侯來逆共姬。共音恭。而不曰後倣此。人多讀如字。謂儉者德之同共。若會聚然也。予每疑之。蓋奢則不遜。與儉之爲恭正相反。及觀東漢翟酺上疏曰。儉德之恭。政存約節。唐王仁皎以皇后父詔墳高五丈一尺。宋璟還詔曰。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二者正作恭字。前疑遂釋。

左氏等書稱母弟者。謂同母之弟也。班史季布傳。既曰布弟季心氣蓋關中。又曰。布母弟丁公。則丁公者蓋布母之弟耳。稱母弟非是。遷史已誤。固因之也。索隱乃云布之舅也。得之矣。

先儒言仁。以桃仁爲喻。意謂仁爲理之所從生。如果中心亦能生也。然桃杏之心本是人字。作仁非也。坡詩。歲月翩翩下坂輪。歸去杏子已生人。是矣。

龍之爲性。能而畏鐵。梁人堰淮。有獻此策者。乃冶鐵數千萬斤沈之。亦不能固。則古語何可盡信。本朝歲修河隄。其費甚廣。山谷在館中。時有獻鐵龍爪之策。山谷以兒戲書之。蓋亦知其無益也。

茶取其味。以爽神思。山谷云。或濟以鹽。鈞賊破家。滑竅走水。又況雞蘇之與胡麻。言不容雜以他物也。坡詩。脂麻白玉須盆研。一半已入薑鹽煎。故陳後山詩。媿無一縷破雙團。慣下薑鹽枉肺肝。俗尙不同如此。

夔門有曲鱔瘴。以茱萸煎茶飲之良愈。謂之辣茶。又一異也。

范蜀公景仁言。江南有紅鹽。然江南何嘗有此。按蔡君謨荔枝譜。紅鹽者。以鹽梅浸佛桑花爲紅漿。投荔枝漬之。（攷證。案紅鹽之鹽去聲。此所引訛。又梅下脫醃字。）曝乾而味甘酸。非眞鹽也。北史。高昌出赤鹽。中國無之。物類相感志亦止言落橄欖酸棗用鹽而已。

土物之貢。有人所不識者。如伊川庭州之陰牙角。嫣州之胡祿五。不知爲何物。蓋以地遠見聞所不逮也。

天地生物養人。不止九穀。周官九職。臣妾聚疏材。草木根實可食者也。蘇武掘野鼠取草實而食之。李恂拾橡實以自資。元魏以桑葚代租。皆是也。河北被水。范文正公往賑救。得飢民所食烏昧草以獻。江西每遇歲儉。卽食蕨根所謂疏材。不止此數物也。（原注。魏道武乏軍糧。崔逞請賦桑葚。）

許汜曰。陳元龍自臥大牀。臥客於下牀。劉玄德曰。如我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下。則臥百尺樓者玄德也。坡詩曰。恨無揚子一區宅。欲臥元龍百尺樓。京魏公定風波詞云。休臥元龍百尺樓。眼高照破古今愁。皆相承之誤也。

詩人好改易地名。以就句法。如大孤山旁有女兒港。小孤山對岸有澎浪磯。韓子蒼詩。小姑已嫁彭郎去。大姑常隨女兒住。四者之中。所不改者女兒港耳。蜀大散關有喜歡鋪。東坡入贛詩。山憶喜歡勞遠夢。地

名惶恐泣孤臣。自下而上。第一灘在萬安縣前。名黃公灘。坡乃更爲惶恐。以對喜歡。廬陵志二十四灘。坡詩乃云十八灘頭一葉身。亦非也。

漢宣帝云。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眩字作去聲。則不犯廟諱。然莊子此字。通作平聲。程文中不必用也。

淳熙間。隆興解試小經題。身中清。異於白。按孟子異於白馬之白也。今作一句。謂馬之白吾從而白之。亦猶白人之白耳。慶元間。高秉儒內翰困士子以難題。如太畤紫墠八觚之類。省試乃取天子大采朝日賦。按古者太字皆省一點。以少采夕月言之。則爲太采可知。如太宰少宰。太牢少牢之類。主文既不悟其太。士子亦只作大字押韻。況此事見國語。乃公父文伯之母之言。前此亦未有用婦人之言爲省題者。

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又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注云。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月經於箕則多風。月離於畢則多雨。此古法也。而孫子火攻之法乃曰。起火有日。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四宿者。風起之日也。自箕之外。又有壁、翼、軫三星好風焉。意者風角等古。自有一家之說耳。

日月薄食。歷家可以預定。頃在館中。食前一日。差館職按驗時刻分數。無甚差忒。若地震。未聞有預定者。晏子語相常騫曰。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乎。騫對曰。然。是觀象可以知地震也。張衡造候風地動儀。柱外八龍。首銜銅圓。機發吐圓。知震之所在。嘗一龍機發。地震隴西。是數寓於銅儀可以前定也。二者之法。今無傳焉。

班史有句歲句月解者或有兩說翟方進爲水相司直句歲間免兩司隸註云句歲猶言滿歲也至句月往往作十閱月田千秋爲大鴻臚數月代屈氂爲水相後云特以一言寤意句月取宰相封侯始不出滿月而已至揚雄上疏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句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以句月爲近二時爲遠二時止六閱月耳則句月若止滿月與千秋事又不同

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意普天之下同一象也星流雨雹不無偏異若丹曦素魄何有不同古者十日並出人皆見之至漢延和元年正月魏郡日食而京師不見（黃魏傳）前趙劉聰時三日並照唐貞觀時突厥境內五日並出三月連明而晉、唐不然豈天之示警有時特異使人不可得而測耶

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如甲子爲剛乙丑爲柔至爲簡易甲午治兵壬午大閱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皆外事也故用剛日丁丑祭乙亥嘗凡祭之用丁用辛內事也故用柔日然社祭用甲郊以日至亦不拘也

後世術家既多互相矛盾褚先生云武帝聚會占家問某日可娶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又有建除叢辰天人太乙曆家凡七種所言吉凶相半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今觀諸曆一日之內有吉有凶當如武帝主一家可也鄭鮮之啓宋武明旦見蠻人是四廢日答曰吾初不擇日此亦可法

陰陽家五行之說多有乖謬者不可不辨且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凡十四人迨其後或以國或以官又如姬姓文昭武穆周公之裔得國五十有餘可同音乎漢唐賜姓爲劉爲李可同音乎京房姓李以律推之改姓京陸羽不知姓自筮得漸遂姓陸員半千祖劉凝之慕伍員忠烈而更之盛彥師祖魏苞避漢元

帝諱而易之。又可同音乎。今擇時日。論地理。猥曰某音吉。某音凶。知書者當勿用也。

明道撰家傳。上谷郡君侯氏。初從夫程珦爲廬陵尉。公宇多怪。家人曰。有物擊鼓。夫人曰。有椎乎。可與之。家人不復言怪。怪亦不復作矣。遂獲安居。

淳熙丁未。京魏公充報謝使至汴京。金人設晏張樂。公以方有國恤。力爭之。至厲聲云。若不撤樂。但來斫取頭去。自朝至晡。麾三節人出。留汴十日。金人竟不能奪。歸未渡淮。八廂飛申。已徹上聽。上語宰執曰。京鏜爭樂至留汴十日。士大夫好論名節。遇事方見此一節可取。暨入見。撫勞再三。翌日御札京鏜將命執禮可嘉。可特除權工部侍郎。

元魏太史問周宣曰。吾夢芻狗。何也。宣曰。君得美食。再問如初。宣曰。君墮車折足。後又問如初。宣曰。君家失火。所言皆驗。太史曰。吾皆不夢也。宣曰。此神靈動君使言。與眞夢無異耳。

梁天監中。因魏降人王足之言。遏淮水灌壽陽。勞役費用。不可勝計。百里內木石俱盡。負擔肩穿。疫死枕籍。本欲病人。適以自病。水既瀰漫。魏人築城於八公山以備城壞。堰破而城存。未必不墮魏人反間之計。姚察乃曰。鎭星守天江而堰興。退舍而堰決。如此卻是天啓其爲。以殞十萬人性命。豈其然歟。

今之累朱漆而刻畫爲紋。以作器皿。名曰犀皮。意海犀之皮。必不如是。匈奴傳。文帝遺單于黃金犀毗一。注云。帶鉤也。按毗字訓厚。訓輔。若他無所本。當作此毗字。

周亞夫東擊吳楚。至霸上。趙涉說曰。吳王必置人於殽澠之間。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諸

侯聞之。以爲從天而下。如其計。果破吳、楚。曹操征鮮卑。軍次無終。敵塞蹊要不得進。田疇謂曰。若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路近而掩其不備。蹋頓可不戰而擒。操以疇爲引導。遂克之。劉裕伐慕容超。廣固城側有五龍口。險阻難攻。元文謂裕曰。宜塞五龍口。裕從之。遂擒超。三者皆用人謀。得地利。成功若是之速。故用兵不可無鄉道也。

河圖之數。种放得於陳摶。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居其中。取白黑碧綠黃赤紫配之。以定吉凶。謂之九宮。詳考此法。正今之順飛九宮也。吉凶有辨。其來尚矣。外此俗禁。宜無拘泥。

乾道辛卯。江南赤旱。王寧爲武寧宰。務從寬厚。號王佛子。至是惡少強取人米穀。予家充里正。擒逃軍林姓者解之縣。寧命敲折手足以示衆。鄉邑帖然。成都丙記云。乾道三年。邛州不熟。浦江宰邵隆年捕得盜麥者聞于州。太守馮覺不理。因此攘奪羣起。茶馬張茂材領馬綱之卒及成都禁兵至延貢鎮。搜匿奸渠魁殺之。詿誤者給牒遣歸。俗乃安妥。宣撫司奏其事始于邛之安仁。有旨馮覺及通判蒲璟各鐫三官放罷。安仁宰宋琛追官編管五百里。茂材賜詔獎諭。戢奸亦救荒之切務也。

惠州羅浮山圖陳文惠公讚序。謂浮山卽蓬萊別島。堯時洪水浮至。依羅山而住。唐圖志如之。段成式雜俎。齊郡歷山上有一小山。鐵鎖纏繞。世傳海神鎖之。索斷飛來。予謂山峙而靜。無遠徙之理。如靈隱寺前飛來峯所傳皆誕也。

丁公嘗窘高祖。高祖曰。兩賢豈相厄哉。既得天下。丁公謁見。帝曰。丁公爲臣不忠。使項羽失天下。戮之以

徇司馬溫公取其示人臣以禮義。然鴻門之會。項莊舞劍欲擊沛公。項伯以身翼蔽之。脫高祖於厄。既得天下。乃賜姓封侯。同罪異罰。安在示人臣以禮義乎。

予嘗至襄陽。問唐時所貢庫路眞。及倅廬陵。問所貢涉釐。士人皆不能曉。襄州出髹器。謂之襄樣。意其卽此物也。

聖賢言性。毫釐不差。曰存性。曰率性。曰養性。勿忘勿助長之一意也。至揚雄曰。學以修性。夫天命之謂性。止可率而修之。率性之謂道。然後修其四端。施之於教。自惻隱充之而爲博愛。羞惡充之而爲得宜。辭讓充之而爲品節。是非充之而爲致知。而本然之性。未嘗以人力強揠之也。彼荀卿謂大心天而道。夫道出于天而根于心。心大而後天。由天而至于道。理皆顚錯。朱文公謂揚雄言性。猶隔靴爬痒。愚謂荀卿尤甚。若王通以仁爲五常之首。性爲五常之本。道爲五常之一。荀、揚之所不逮也。

唐書贊封常清等曰。主德孝勤節省。毫釐修勤之語。則若老而尙勤矣。此太簡之過也。至當簡處又失之煩。如張嘉貞傳。元宗欲拜嘉貞爲相。而忘其名。夜分且半。閤章奏而得之。夫夜分卽是夜半。光武夜分乃寐是也。益以且半二字。贅矣。

作詩文之類。如用馬援事。但曰伏波則不可。須加一馬字乃是。蓋前漢已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矣。見史記衞青傳。從霍驃騎軍有功。封符離侯。

秦皇、漢武。求長生之藥。卒無所得。可以監矣。而唐之憲、穆復爲方士所誤。李抱眞鴟弁。不足多責。韓退之

大儒。亦以丹自賊。何也。惟裴璘諫憲宗曰。藥劑所以御疾。非常進之餌。張皐諫穆宗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疢作。藥以攻疾。無服不用藥。眞衛生之良方也。古詩有之。服藥求長年。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狄梁公使江南。毀淫祠千七百所。王仲舒爲江西觀察。有與浮屠祠屋者。攷證。原本脫浮字。今增。悉驅出境。皆所以善俗也。

列子述孔子曰。西方有聖人。佞佛者以爲指釋氏而言。蓋妄也。國語。姜氏曰。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註云。詩。誰將西歸。西方之人。皆謂周也。予謂孔子果有是言。謂昔文王也。于佛何與。至王通直指佛西方聖人。其學可知矣。

范祖禹作唐鑑。削武后本紀。每歲首書帝在房陵。自以爲用春秋之法。然唐沈既濟已建此論。請省天后紀。每歲首必書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名不失正。事不違常。乃知范公正用其說。而歐陽公作紀。則述吳競所撰史也。

禹貢揚州之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其於導漾導江。有北江、中江之別。孔安國云。有北有中。則南可知。又云。自彭蠡既匯。江分爲三入震澤。按。彭蠡既匯。乍分乍合。孤山而下。同爲一江。以入於海。而震澤在姑蘇之東。故後世指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爲三江。國語。子胥諫夫差曰。夫吳之與越。三江環之。民無所移。范蠡諫句踐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韋昭謂三江五湖皆在吳、越。爲可據矣。

予既辨三江爲吳、越之地。載觀漢地理志云。吳有三江五湖之利。溝洫志云。禹於吳則通渠三江。其事益明。第松江、浙右視之熟矣。而浦陽江實未之見。閱元和郡縣志。以浦陽江源出婺州浦陽縣西北四十里桑溪山。東入越之諸暨。然後悉知三江之所在。

荆公既自聖。而蔡卞翼成之。日錄一書。專任私意。誣其祖宗。其生也。一爲侍講。建請坐之議。其沒也。設爲坐像。受君父之拜。後雖釐正。猶廁從祀。本朝醇儒。繼絕學。淑人心。不在從祀之列。而三經字說。簧鼓羣聽。學者至欲以黃昏湯洗其腸胃。乃獲與焉。正論安在。

荆公素有德行。劉元城稱之。平生不屈。故自奇特。程伊川重之。及觀陳公瓘尊堯集。則安石自聖。造爲神考聖語。鄙薄君上。如曰。朕仰慕卿道德。如曰。以朕比文王。恐爲天下後世所笑。既無尊卑之分。他何足尚。呂誨彈章云。大姦似忠。大詐似信。老泉作論云。不近人情。鮮不爲大姦慝。是時新法未盛行。新學未甚廣。而切切言之。又韓魏公見其答楊忱一書。知其只爲一身。優於翰林。非宰相器。可謂有先見之明矣。

慶元間。丘瑾王德謙干紊朝政。京魏公欲去之。未發間。忽報宣銷。次早入朝。乃德謙除節鉞。公不立班。知院何公澹不押麻。文武皆退。公上疏諫止。御札屢頒。不奉詔。翌日奏事。上曰。開祖宗時有此典故。公奏眞宗以此語王旦。旦力爭。乃別置使以處之。至徽宗朝。童貫以克復河湟。特令建節。中原淪沒。實基於此。上曰。又聞非止童貫一人。公曰。其後譚戩、藍熙從援例得之。陛下曾不知三人者皆不得其死。丐寢此命。庶保全德謙。上從之。未幾。竇之遐陬。草麻吳宗旦且有南康之行。

婦功不可廢。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周設九嬪以教九御。而婦功之教甚嚴。公父文伯之母言王后而下至列士之妻。或自成祭服。或自成朝服。未有無所事者。孔子賢之。而公儀休歸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漢儒以爲美談。要之。不奪工女之利可也。盡廢蠶織可乎。

孫權聞曹丕受禪。問羣臣曰。丕以盛年卽位。吾不及之。闞澤曰。不及十年。丕其沒矣。以字言之。不十爲丕。果七年而殂。戴洋善風角。庾亮鎭武昌。問氣候。洋曰。武昌山作八字。數不及九。吳用壬寅來創營城。至己酉始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或以名。或以山。定吉凶于一字。今之相字者類此。

漢田蚡殺灌夫事。上問朝臣。韓安國言兩人無甚別。白蚡召安國載怒曰。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爲首鼠兩端。注云。言嬰無官位版綬。嬰、竇嬰也。嬰救灌夫。而長孺乃安國之字。以禿翁爲嬰。已自可疑。以禿翁爲無官位版綬。尤無意義。詳觀其文。蓋田蚡自謂與安國皆老成。言語當有決斷。不應持兩端耳。翁本老人之稱。而禿乃無髮者。如頭童之類。明堂位。揭豆。註。齊人謂無髮爲禿揭。

張湯傳。魯謁居使人告李文姦事。湯教文。後謁居弟告其兄與湯、文事。爲減宣窮竟。湯自殺。敍其轉相怨仇。凡二百字。湯死之因曉然。朱買臣傳謂因被湯凌折。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則湯之死又若出於買臣。此史氏出於點檢。

子雖齊聖。不先父食。顏回、曾參。子也。享於殿上。顏路、曾晳。父也。祀于廊廡。沒而有知。其歆祀乎。子思師也。而列於下。孟軻門弟也。而坐於上。其亦可乎。謂宜別立一堂。祀顏路、曾晳、子思。庶存名分。

士大夫從政。當行好事。唐韋丹爲江西觀察使。有吏主倉十年。覆其糧。亡三千斛。籍其家。盡得文記。乃爲權吏所奪。召吏曰。汝恃權取之。罪也。與汝約。一月還之。及期。無敢違者。馬少保亮通判常州。吏有亡失官物。械繫妻子。連逮數百人。亮一切縱去。許自償所負。不逾月而足。官物既可復。而無刑罰之施。轉重爲輕。特一念間耳。

史之紀述。有一傳而相反者。漢陳遵傳。前說日出醉歸。曹事數廢。後說爲校尉嗜酒。大率常醉。事亦不廢。始以酒廢務。後復不然。何耶。唐李吉甫傳。前說再輔政而稍修怨。罷李藩宰相。而裴垍左遷。李正辭與蕭俛同召。獨用俛而罷正辭。人莫不畏憚。後又云。畏謹奉法不忮害。顧大體。何耶。

淳熙間。冷公世光爲殿院。因見間。語及譜系。不能詳究。第疑出於伶倫。蓋伶或作冷也。予閱漢師丹傳。有冷褒者。論定陶共王宜立廟京師事。正作冷字。解者不知姓氏。誤音作零。又前趙錄有徐州刺史冷道。字安義。此冷氏之所自出也。

分寧幕阜之陽。其水東流。爲修水之源。幕阜之陰。其水西流。爲汨羅之源。唐郡縣圖志。岳州華容縣。汨水自洪州建昌縣界。西流經玉笥山及羅國故城爲屈潭。卽屈原懷沙自投之所。又西入湘水。初疑此發於分寧。而玉笥山在新淦。及詳考之。建昌本隸洪州。武后長安四年。割建昌置武寧縣。德宗正元十六年。分武寧西界置分寧縣。而玉笥則在湘陰縣東北。屈原嘗居其下。非新淦之玉笥也。

事有重出者。人見後之所紀。用之既熟。而本於前者。往往略之。如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貍。此前漢侯文

對孫寶之言。後漢張綱有豺狼當道安問狐貍之語。今人但指爲張綱埋輪事耳。鷙鳥累百。不如一鶚。此鄒陽諫吳王濞之言。孔融薦禰衡。實用其言。今之援引。但曰禰衡一鶚耳。如樊準薦龐參。亦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皆祖鄒陽說也。

吉贛地近甌粵。其俗右鬼。父老言。巫覡挾邪。一登人門。妖怪隨至。當斥絕之。因觀漢武惑欒大之術。至封侯賜第。大夜祠於家。將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乃信父老之言不誣。

梁任昉曰。地中有獸名弗述。好食亡者猶。畏柏而不畏銅鐵。段成式酉陽雜俎云。罔兩好食亡者肝。而畏柏與虎。故植柏于墓。琢石爲虎。所以毆之。按周官方相氏。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注云。罔兩也。椁用柏。黃楊爲裏。表以石焉。然則柏之用于壙。植于墓。古矣。爲子孫者宜知之。

李義山雜纂有殺風景之語。謂清泉濯足。花上曬褌。背山起樓。燒琴煮鶴。對花點茶。松下喝道。予謂清泉濯足。對花點茶。尙庶幾。背山起樓之外。誠可笑矣。若山僧獻高茶。而取消風散調之。部使者惠方竹杖。乃規圓而漆之。亦殺風景之類也。

俗言有據錐刀之末。叔向語也。旁觀必審。當局稱迷。此元澹所著釋疑也。阮孚傳有屏當皆去聲。不盡之言。人之常談。多有所本。如嘖嚏。○此下疑脫云人道我四字。此詩終風願言則嚏注文。○注原譌說。今正。以知爲鞮。此王制西方曰狄鞮注。云鞮之言知也。○注字原誤入正文。今正。

范石湖詩。草中科斗行如鬼。科斗水居。去尾生足曰蝦蟆。乃上岸而跳梁。

雀微物耳。俗人常見。入沮洳化爲蝦蟆。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當作晝字之誤也。按史記田單傳。聞晝邑人王蠋賢。劉熙注。晝音濩。齊西南近邑也。

後漢耿弇討張步。進軍晝中。遂攻臨淄拔之。卽此可證。○此以下五條。原本佚去。據說郛錄補。

左傳昭公二十四年。萇宏引泰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杜預注云。今泰誓無此語。按。泰誓中篇實有之。但離心離德改爲亦有離德耳。預豈偶忘之耶。

春秋書夏五、郭公。人皆以爲闕文。夏五固無可疑。至郭公。胡氏以爲郭亡。蓋齊威有郭何故亡之問。父老有善善惡惡之對。然以公爲亡。疑其未然。按春秋書有蜚有螽。謂昔無而今有也。至螽之一字。億、文、宣、哀之世。凡六書之。而無他說。以此爲例。恐郭公亦止是一物。直書之以記異耳。本草布穀一條。江東呼爲郭公。豈此物耶。

洪內翰語靖節詩。刑天無千歲。當作刑天舞干戚。字之誤也。周益公辨其不然。按段成式雜俎。天山有神名刑天。黃帝時與帝爭神。帝斷其首。乃以乳爲目。臍爲口。操戈戚而舞不止。則知洪說爲是。

干、于皆姓也。干古寒切。千姓編云。望出滎陽潁川。宋有干寶。著搜神記。于本姓邘。周叔王邘叔之後。○疑當作周武王子邘叔之後。子孫去邑爲于。漢有于定國。魏將軍于禁。楚望出東海河南。是于與干爲二姓甚明。今晉書干寶傳書干作于。文選晉武革命論則云于令升。諸書引搜神記則云于寶。周禮注則云干寶。○注原譌記。今正。經典釋文。周禮干寶注十三卷。字畫之差。相承之久。遂至無辨。良可歎也。

臆乘

楊伯嵓著

本館據龍威秘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臆乘

臆乘

宋　楊伯嵓

經史字音　經史中字註音韻。世人流傳訛舛。不以爲嫌。談話及散文中用之故無害。若夫對偶與夫押韻。詎可不審哉。今聊疏數字。

魁梧。梧去聲。西漢。救梧。梧音悟。項羽傳。膠。膠上聲。莊子。榷酤。酤上聲。武帝紀。隱几。隱去聲。孟子。莊子。

粟馬　秣馬也。西漢匈奴傳云。以爲漢兵不能至。乃粟馬。注云。以粟稱馬。蓋用詩駾駾簡乘馬在廄。摧之秣之。注。秣、乘也。前摧之。用粟字已奇。注又云。無事則委之以筴。有事乃予之以穀。若筴馬穀馬尤奇。

枉渚岐注　陸士龍答張士然詩。通波激枉渚。五臣注。枉渚是今曲池之義。楚辭九章云。發枉渚。又小灣曰枉渚。郭璞江賦曰。音岐成渚。云。岐山岸曲處。江水潮因曲成渚。此又岐渚也。

思牢竹　南番思牢國產竹。質甚薄。可以礪指甲。唐崔鶡詩云。一自出輕芒。皚皚落微雪。又李商隱射魚曲云。思牢弩箭磨清石。繡額蠻渠三虎力。是知亦可作箭。今東廣新州有此種。製琴樣爲礪甲之具。但微滑。當以酸漿漬之。過信則澁。後視字書六書豪韻篙字下註云。篦篙竹名。淮南子云。女夷鼓吹以思天和。以長穀禽鳥草木。註云。女夷主春夏長養之神也。郭璞江賦云。水夷倚浪以傲睨。注云。水仙人也。

鼎卦雉膏　鼎卦雉膏不食。云。美也。黃山谷詩。數面欣羊脾。論詩喜雉膏。乃借用美之意。唐張演先有詩云。雉膏美景在蓼陰。紅蓳丹跗次第尋。羊脾卽夷狄傳曰入烹羊脾熟。東方巳明。說文曰。未戴肉曰膏。

觶尊明尊　人皆用之。淮南子云。聖人之道。猶中觶而致尊邪。注云。道通謂之觶。尊、酒器也。六尊爲觶尊。人絕未用。晁無咎和東坡梅詩云。一篇尙可三致意。聽人酌去如觶尊。蓋用此也。

柳花柳絮　柳花與柳絮。迥然不同。生於葉間。成穗作鵝黃色者。花也。花旣褪。就蒂結實。其實之熟。亂飛如綿者。絮也。古今吟咏。往往以絮爲花。以花爲絮。略無分別。可發一笑。杜工部詩有崔啄江頭黃柳花。又有坐憎柳絮白於綿之句。則花與絮不同。顯然可見。又曰。糝徑楊花鋪白氈。得非又一時鹵莽而然耶。

墨墨　墨、無也。新序。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朕。甚矣子之墨墨也。曠對曰。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眇墨耳。何害乎國家哉。

掉罄　內則舅姑若使介婦。無敢敵偶於家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注云。不敢掉罄。齊人以絞詐爲掉罄。崔云。北海人以相激事爲掉罄。掉、徒釣反。

科頭　俗謂不冠謂科頭。此二字出史記張儀傳注云。謂不着兜鍪入敵。

朝定眞冷　契丹主聞唐莊宗爲亂兵所害。哭曰。我朝定。猶華言朋友也。眞冷、遺命也。出莊子山木篇。桑雽曰。舜之將死。眞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注冷、曉也。謂以眞道曉語禹也。

司馬遷言李陵轉鬬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漢書文穎註曰。拳弓弩弇也。師古曰。拳、去權反。字與蜷同。又音卷。李善注文選援李登聲類云。拳或作捲。言兵已盡。但張空拳以擊耳。桓寬鹽鐵論曰。陳勝奮空捲而破百萬之軍。顏師古讀爲拳者。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手拳已。今流俗

謂奮空拳蓋以拳手之拳則失之矣

容齋隨筆備載樂天詩中字音異處蒙嘗暇隙徧閱集中如四十著緋軍司馬司作入聲四絃不似琵琶聲琵字作入聲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相字上聲紅樓許住否樓鈐請不用否請字並作平聲池通淺沮溝沮秋夜切歸來無可可霑衣下可字可紇切穿衣妨寬袖妨字作去聲如此之類意其爲方言或一時借用耳政如少陵詩會須上番看成竹番字作上聲恰似春風相欺得相字作入聲其義一也若曰已絃趉數彈數字從速切恐如孟子數罟不入洿池又曰嵬峩字並上聲恐如韓文聖德頌頌嶽抵巉峩峩音我又曰捫腹方果然果字音顆此卻正用莊子逍遙遊腹猶果然注若火切又曰答然無所有答音塔亦正用莊子齊物南郭子綦嗒然似喪其偶嗒字吐答切又詩曰作底歡娛過此夜作音做正如韓文方橋如此做又曰栝譏喜過喜字去聲此史中多用之如漢陳遵傳道大喜之又十八人名空一人空字去聲正如選詩潭影空人心又云司馬人間冗長官長字去聲正用陸機文賦故無取乎冗長是也又有非本韻而叫韻呼者乃方言耳外有盡君花下醉青春盡字音津上聲濯銀中貴帶濯字去聲飄然轉旋迺雲程旋字去聲匹如原是九江人匹字去聲醉依香枕坐依字烏皆切卻未知所據候扣博聞者

茶名　茶之所產六經載之詳矣獨異美之名未備謝氏論茶曰此丹邱之仙茶勝烏程之御舞不止味同露液白況霜華豈可爲酪蒼頭便應代酒從事楊衒之作洛陽伽藍記日食有酪奴指茶爲酪粥之奴也杜牧之詩山實東南秀茶稱瑞草魁皮日休詩十盆前皋盧曹鄴詩劍外尤華美施肩吾詩茶爲滌煩

子酒爲忘憂君此見於詩文者若南越志若苦澀爲之果羅北苑曰葉布絕品豫章曰白露曰白茅南劍曰石花曰籛芽東川曰獸目湖常具曰茶筍壽州曰黃芽福閩曰生第、露第岳陽曰含膏外此無多頗疑似者不書若蟾背蝦須鵲舌蟹眼瑟瑟塵霏霏靄及鼓浪湧泉琉璃眼碧玉池又皆茶事中天然偶字也

丈二尺一　今俗語丈二尺一之類亦有所本前漢匈奴傳尺一牘尺二寸牘嚴加傳丈二之組後漢陳蕃傳尺一選舉李雲傳一尺一并用考記注殳長丈二杜少陵詩同歸尺五天容齋隨筆略載今詳書之

責負　漢高帝紀折券棄負師古注次簡牘爲契券折毀之棄其所負其谷永傳起責分利受謝師古注曰古富貴有錢於他人次取利息今之人謂放債取償蓋本諸此殊不知周禮天官小宰聽稱責以傅別注稱責爲貸予傅別謂券也舉此言之則起責之說其來尚矣

續釋常談常引白樂天鵪鶉之句解未得其似鵪鶉鶉之鷸世多寫爲鵪殊不知乃鴨字按丁度集韻鵪字在入聲三十三狎韻內與鴨字一同若鶉屬當從鷸在下平聲二十二覃韻與鷸鴾鷸鵪一同

雲族　莊子云雲氣不待族而雨族聚也未聚而雨言澤少也李義山雪賦云雲市飄蕩當從於月月窟淅瀝合隨於雲市云族云市亦奇字

宰相稱號　史傳載居相位妍醜之稱如漢袁盎呼申屠嘉曰愚相公孫弘贊曰儒相田千秋曰車丞相張蒼贊曰名相翟方進曰通明相後漢杜林曰任職相晉謝安曰風流宰相武后呼杜景佺憲宗稱李絳俱曰眞宰相唐盧懷慎曰伴食宰相蘇環、蘇頲贊曰再世爲賢宰相關播曰盲宰相楊再思曰癡宰相本

朝李沆曰聖相。丁謂曰鶴相。杜衍曰清白宰相。陳升之曰筌相。蔡確曰三旨丞相。吁。人爵之崇。莫若秉軸。淑慝之行。皆得而議焉。不可不謹也。

古人自以公稱者。獨范蠡曰陶朱公。人號之者。晉諸葛恢曰黑頭公。宋沈慶之羣蠻號曰蒼頭公。梁張綰曰百六公。齊何戡曰小斯楮公。後魏于栗磾曰黑稍公。古弼曰筆頭公。北齊訴惇曰長鬚公。齊鬚公崔日謙曰白鬚公。後周韋瓊帝呼曰逍遙公。唐李德裕稱牛僧孺曰太牢公。

若翁號。則漢田蚡罵竇嬰曰一禿翁。北齊武成帝小字曰鳧翁。唐盧從愿帝稱曰多白翁。竇韋人號曰嗑嚅翁。陸羽自稱曰桑苧翁。杜牧自號曰樊川翁。本朝黃魯直自號涪翁。張師雄人嘲之曰蜜翁。

郎。如晉桓冲小字曰買得郎。人稱吳周瑜曰周郎。晉謝道韞稱夫王凝之曰王郎。何晏曰何郎。粉郎。潘岳曰潘郎。檀郎。宋王僧虔曰王郎。齊江教曰江郎。劉顯父曰劉郎。梁顧協曰顧郎。北齊盧師道曰盧郎。袁聿修曰清郎。後周獨孤信曰獨孤郎。隋滕穆王曰楊郎。宇文晶曰宇文郎。唐明皇曰三郎。張昌宗曰六郎。元結曰漫郎。錢起曰錢郎。程元振曰十郎。蕭悅曰蕭郎。劉禹錫自稱曰劉郎。五季閩王王審知曰白馬三郎。乃皆郎稱也。

如晉王敦曰可兒。司馬曰犬子。唐白居易姪曰羅兒。龜兒。皆是小字也。後漢賈復稱其子曰大宛兒。崔暹曰癩兒。人稱者。漢東方朔曰偷桃小兒。蜀譙周曰長兒。晉王衍呼裴逸曰白眼兒。山濤稱王衍曰寧馨兒。後魏長孫業諸子曰鐵小兒。祖瑩曰聖小兒。唐楊儉、蘇特曰黃面兒。五季李業曰僂羅兒。李信曰牧羊兒。

乃皆兒稱也。

以童得名。則漢中軍曰終童。後漢杜安、晉潘岳、唐李百藥俱曰奇童。齊鬱林王曰顛童。

以奴得名。晉桓嗣曰豹奴。王濛曰阿奴。石崇曰齊奴。潘岳曰檀奴。後漢古弼帝稱曰齊奴。孫騰曰僧奴。皆小字也。晉陸機人罵曰貉奴。明帝人號曰鮮卑奴。宋廢帝稱父武帝曰虜奴。後漢古弼帝稱曰筆頭奴。唐顏杲卿罵安祿山曰牧羊奴。本朝梅聖俞呼謝師直曰錦衣奴。

魄莫　物之虛浮而不堅實者。俗謂之魄莫。嘗疑其無據。及觀內則。去其皺。注云。皮肉之上魄莫。魄、普各反。莫音漠。皺音闡膜也。

俗謂娶婦曰索妻。關羽傳。孫權遣使索羽女爲子婦。有隋書太子勇傳。獨孤后曰。爲伊索得元家女。索妻之語。蓋本諸此。

後漢明帝永平四年。詔京師冬無宿雪。春不澍水。注云。言無暄潤之氣。何平叔景福殿云。冬不凄寒。夏無炎煇。國語亦云。火無炎煇。

俗稱果核中子曰仁。或曰人。相傳如此。於義未明。余謂當以仁是。蓋仁者生意之所寓。謂百果得此爲發生之基。

鱉鮮　世多用烹鮮字。未若前漢陸賈傳曰。數鱉鮮。毋久溷汝爲也。注云。鱉殺鮮字美。鱉鮮二字爲勝。劉汾注引史記云數見不鮮。謂言人之常情。頻見則不美。又引馬公傳不鮮。謂漢人語。而史記本傳注云。不

鮮之義。乃必令鮮美作食。莫令見鮮之不語。按馬宮三公之位。鼎足承君。不有鮮明風守。無以居位。如是則人與所援不同。未知孰是。尙書益稷篇。旣益奏庶鮮食。註云。鳥獸之食也。無逸篇。惠鮮鰥寡。言窮民垂首喪氣。文王之惠綏。莫不鮮鮮然有生意。鮮字鮮惠亦奇。

莊馗　王仲宣從軍詩。館宅充廛里。女士滿莊馗。李善注引韓詩。肅肅兎罝。施於中馗。爾雅曰。六達謂之莊。九達謂之逵。說文。逵或作馗。故毛詩兎罝云。並于中逵。莊馗蓋衢道之稱也。

賈區　胡建傳。時監軍御史爲姦。北軍穿垣以爲賈區。師古曰。坐賣曰賈。古之爲區也。小室之名。若今小菴屋之類。衞士之屋謂之區廬。宿衞宮衞士稱爲區士也。

行第　前輩以第行稱。多見之詩。少陵稱謫仙爲十二。鄭虔爲鄭十八。嚴武爲嚴八。鄭賁爲鄭十八。蘇溪爲蘇四。張建封爲張十三。唐詧爲唐十五。裴虯爲裴二。李御爲十一。文公稱王涯爲王二十。李建爲李十一。李程爲李二十。崔立之爲崔一十六。熊署爲熊十一。熊籍爲熊十八。李正封爲李二十八。馮宿爲馮十七。侯喜爲侯十一。柳州稱韓文公爲韓十八。劉禹錫謂元稹爲元九。又韋蘇州稱李澹爲李十九。歐陽瞻稱徐晦爲徐十八。錢起稱李勸爲李四。李勉爲李七。嚴父、高適俱稱少陵爲杜二。樂天稱劉夫敦爲劉三十二。李大略爲李二十。王質夫爲王十八。崔元亮爲崔十八、李義山稱杜勝爲杜二十七。李潘爲李十七。趙滂爲趙十五。令狐綯爲令狐八。高適稱張旭爲張九。陳子昂稱王兢無爲王二。韋虛乙爲韋五。趙眞固爲趙六。李崇嗣爲李三。儲光羲稱王維爲王十三。皇甫冉稱柳柳州爲柳八。鄭堪爲鄭三。孟浩然稱張千

容爲張八。王摩詰稱韋穆爲韋十八。山谷稱東坡爲蘇二。後山稱少游爲秦七。少游稱后山爲陳三。山谷爲黃九。

浹辰浹日　左傳成公九年云。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辰指十二辰。自子至亥也。周禮天官云。浹日而斂之。以甲至甲爲浹日。凡十一日也。

鬻爵　事物紀元載鬻爵始於漢文帝。受晁錯言。令人入粟與官。及援武帝、靈帝事。殊不知秦始皇時蝗蔽天下。詔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蓋又在漢文之前也。

行李　左傳。一介行李。杜預曰。行李、使人通聘問者。按古文使字。從山從人從子。豈誤以使字爲李字耶。

出九　山谷詩云。肉食傾人如出九。注引律詩博戲賤物。並停止出九。和合者各令衆五日。蓋博徒勝則八十。其負則出僕止以九云。

絕字之義　絕字義訓不同。如子絕四者。無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止也。韋編三絕者。斷也。絕妙好辭者。奇也。絕類離倫者。冠也。超絕物表者。超也。物倫已絕者。息也。相望遼絕者。遠也。烽煙始絕者。熄也。絕壁蒼蒼者。峭極也。意好殆絕者。盡也。絕江海者。橫渡也。前漢武帝紀載衞將軍絕幕者。謂直度匈奴沙土之界也。

芥蔕　世稱芥蔕。或蔕芥。往往字音皆未詳。按文選張平子西京賦云。睚眦蠆芥。五臣注。怒貌。李善注引張揖子虛賦注曰。蔕芥、刺鯁也。蠆與蔕同。郭象莊子注亦云蠆芥。

負茲　曲禮云。有負薪之憂。孟子云。有采薪之憂。義皆相近。周益公謝嗣來曰。介竹無功。狼辭狠邵。負茲有疾。願備祠官。人謂誤寫。不知公自注云。出公羊威公十六年。屬負茲。注云。屬、托也。諸侯疾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此言托疾也。

獻成發成　斯干考室注。考、成也。歌詩以落之。又左傳。欲與諸侯樂之。饗大夫以落之。然落有隕墜衰謝之義。今人用落成非宜。檀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注。獻之謂賀也。諸大夫亦發禮以往。獻之與發。二字爲美。

一散　李經載酒器。如曰單尊爵觶肉觥觚。至後世有伯雅叔雅季雅。大曰婪尾觴。號人皆知之。詩簡兮。公言錫爵。註。惠下不過一散。散、酒爵也。受五升。此二字亦奇。

絲竹管絃　舊傳王羲之蘭亭修禊引用絲竹管絃字。故不入文選。殊不知西漢張禹傳嘗用是四字矣。義之用祖此。而劉原父注亦云。絲竹管絃。物二等爾。於文爲駢。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鼠璞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章德宣）